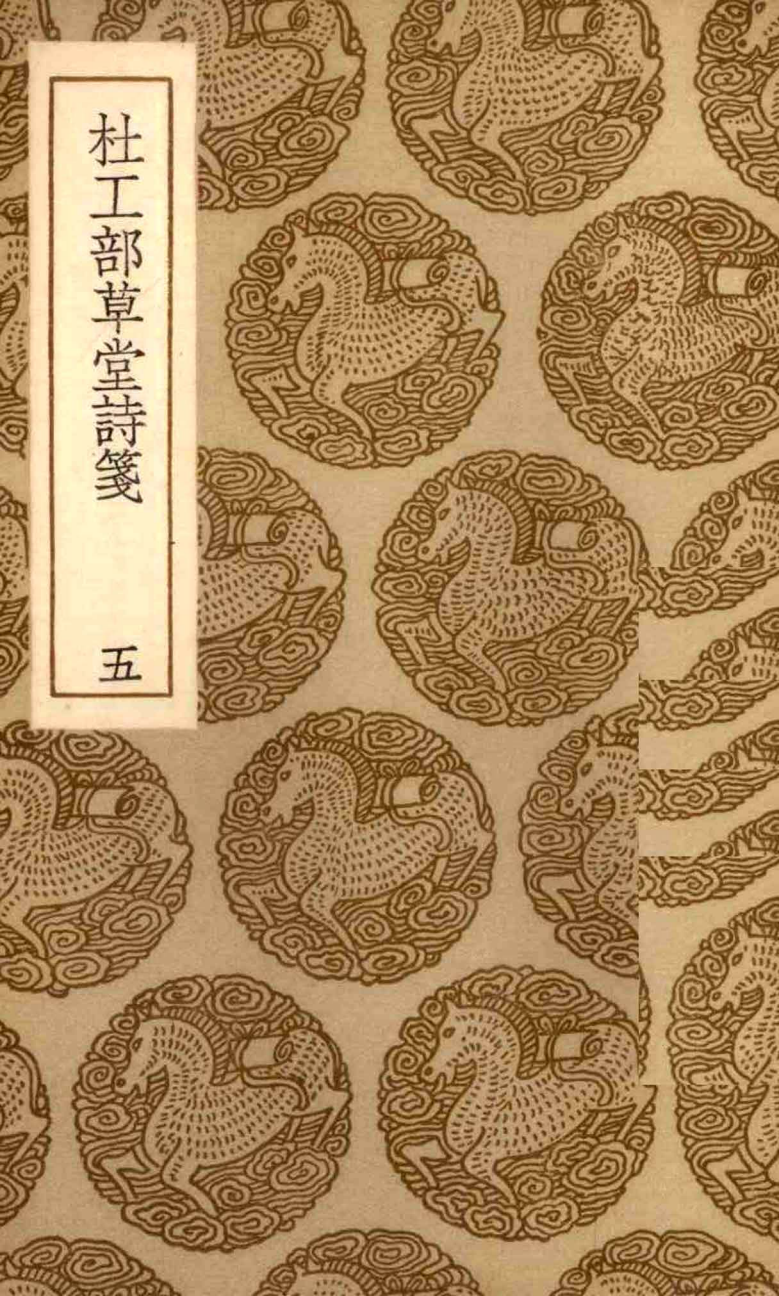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五







箋詩堂草部工杜

(五)

次編書魯
箋會弼夢蔡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至德元載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賊中在藍田縣所作

哀王孫

時安祿山破潼關告急京師玄宗驚駭不與宰相謀惟楊國忠勸帝幸蜀夜半出延秋門翌日

幸相大臣全无知者時諸王公主既不及知不獲隨駕西幸諸王流離乞巧多為賊所剪滅故甫有哀王孫之什焉詩國風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蓋公侯之子謂之公子王若之孫謂之王孫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

長安城頭頭白鳥

頭白鳥下園作多白鳥或作頭白鳥按後漢

畧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曰白頭鳥方計集門樓上通俗文曰白頭鳥謂之鵲鵲古八切或曰昔燕太子丹為質於秦秦曰鳥頭白故爾歸太子誠之所感一時鳥頭盡白故有頭白鳥也

向人家啄大屋

向一屋底 達官走避胡

延秋門京城又

秋門上時玄宗出奔驚動棲鳥故鳥為之夜飛詩云瞻鳥爰止于誰之羣鳥之所止必於富家大屋蓋富家大屋梁肉餘奔鳥賴以啄食焉時達官避祿山之難屋底無人鳥足下啄食凡鳥之啄食皆於無人之處甫言及此足見京城亦盡比皆走避胡故也祿山本胡人故云

避胡然鳥之類多矣必取於鳥者蓋能反哺謂之慈鳥玄宗西幸不
告使諸王公主皆為賊所殺殺殆盡豈非其不慈而有愧於鳥乎夫
鳥之飛鳴蓋求其類故也 **金鞭斷折九馬死** 方玄宗之出奔急欲遠道鞭馬疾馳不得停歇故金鞭為之斷

折十馬而死其九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疋 **骨肉不待同馳驅** 待一作得題注 **腰**

下寶玦青珊瑚 玦古兗切佩如環而有缺義取與訣別也諸王流離于道腰下寶玦其色如珊瑚之青也魏文

與鍾大理書新騎既到寶玦隨至 **可憐王孫泣路隅** 謂失所也 **問之不肯道**

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干玉晉紀總論劉淵王弥之亂將相齊建王子真被誅走入牀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河東王鈞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效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死 **已經**

百日窺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 隆一作

作高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注準鼻也 **龍種自與常人殊** 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乃雲從兄女

文帝喜曰皇大孫何謂生不得其地 **豺狼在邑龍在野** 豺狼喻盜賊龍喻天子失所也光武紀四七之際龍在野 **王孫善保千金軀** 鮑照

喻天子豺狼在邑言盜賊得勢龍在野言 **王孫善保千金軀** 鮑照

行路難非我昔時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 長音百仗多也 **且為**

涉約雜詩坐喪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 長音百仗多也 **且為**

王孫立斯頃

立一作位長語乃刺言也交儻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用與之問答不敢私言但兵立少頃恐為奸

人窺伺故也李陵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頃

昨夜東風吹血腥

東一作春謂殺戮多也

東來

橐駝滿舊都

橐一作駱舊都乃長安也按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駝運御寶於范陽不知紀極

朔方

健兒好身手

健兒軍之摠稱也郗志郗軍始鎮靈州謂之朔方軍有命則征伐无命則入守天宝以前號号十五

實六万明皇晚年置長征健兒天宝故事祿山反榮王璵統軍東征內出財帛於京師召募十万人號号曰天武健兒旬日而集曹元首六

代論身手不能相使

昔何勇銳今何愚

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一日為賊所敗如入无人之境昔禦吐蕃

稱為天下精兵今何敗北皆歸於賊故云愚也

竊聞太子已傳位

太一作天謂明皇傳位于肅宗也

聖

德北服南單于

連切

花門勢面望雪耻

勢陵之切剥也南單于即回紇

也花門乃回紇地名回紇以花門自号勢面謂剥其面皮示誠憫而

來助順也時回紇率兵助肅宗收復兩京以雪其耻非至德有以感

之何以至此後漢耿秉卒匈奴聞之慎勿出口他人狙

率国号哭或至利奈面流血利奈与勢通

狙一作狙狙師古曰狙竊听也甫欲王孫慎

時無

明皇幸蜀諸王流離不見收錄安知五陵佳氣中无天子復

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
謂之五陵後漢王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二卷二

九月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

強居亮功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兮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子

曰善哉能
自寬也

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髮還吹帽

晉陶潛孟
府君傳嘉

為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其重之九月九日溫
遊龍山時佐吏畢集並着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季止君初不自意良久如廁溫命取還之溫命孫盛
紙筆令嘲之文成以着君坐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荅了不容思笑

倩傍人為正冠
藍水遠從千澗落

水經灑水古滋水也亦
名藍谷水有白馬谷水

勾牛公谷水圍谷水輞谷水傾谷水寒水澗水等合入之三
秦記藍田有州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陰谷之水為藍水 玉山高

並兩峰寒

兩峯謂秦華山也郭延生述征記
藍田山為覆軍之象出玉亦名玉山

明年此會知

誰健

健一作在公遭胡羯之亂
後會不可必故有是句

醉把茱萸子細看

醉一作更
餘見題注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
高秋爽氣多
鮮新有時自發鍾磬

響言无隣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剥白鷗谷口栗

栗一作栗

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翠微栗出白鷗谷翠微寺山口

飯煮青泥坊底芹

坊或作防堤邊也長安志

藍田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

鎖松筠

王給事謂王維也天寶時為給事中祿山反遣張通儒却置百官於東都王維時被通儒禁在東山北寺公以長安

賊屯驕身藍田輞川盖王維有別墅在輞川故公感之而歎息也

悲陳陶

陳陶唐書作陳壽斜是歲天寶十五載改元至德十月辛如宰相房琯以車師戰祿山之黨於

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是時議者皆咎琯謀之不良也故甫為之悲嘆息夫民為邦本况忠義

所激自為團社願隨官軍討賊宜得良將統臨料敵制變无不成功琯以宰相器而為爪牙之用用非所長以

至於敗琯亦何罪因作是詩以悲之按新書房琯傳琯奉使靈武玄肅宗因請將兵誅寇孽收復京師琯起軍

太白分為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執將中軍自武功入政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

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追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交

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纏鬻繼火焚之入畜撓敗為中使邢延恩寺所促倉黃失據遂及於敗

為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孟冬十郡良家子

孟冬即十月也良家子謂陝西民戶團結精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前漢趙充國傳始

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血作陳陶澤中水

戰敗流血而澤水皆赤也

野曠天清無

戰聲

曠一作廣清一作晴言不交刃而敗也

四萬義軍同日死

軍一作女群並見題注

胡歸來血洗箭

血一作雪

仍唱胡歌飲東市

仍唱一作仍作前都人

迴面向北啼

謂肅宗在靈武也

日夜更望官軍至

一作前後官軍苦如此趙

子揅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殺兵矣都人不願胡兵討賊由望官軍至也師古曰祿山陷京都焚劫暴虐靡所不至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更望官軍至之句肅宗一幸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地理志伊州在嫩煌大磧之外漢明帝始

取伊吾靈地後多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唐正觀初內附乃改伊州或各伊吾郡領縣三其一曰伊吾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一名太白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白山凡五里也唐書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古樂府詩飲馬長城窟黃頭奚

兒日向西

奚兒胡兒也以黃裳其頭即狐皮其色黃也祿山傳更築壘范陽北号雄武城時兵積穀養同羅奚契丹曳落

何八千人

數騎彎弓敢馳突

我軍也於青坂吐蕃以數騎來敢爾馳突所以誘而挑戰也匈奴傳

力士能弯弓者尽為甲騎

山雪河冰野蕭颯

野一作晚

青是人煙白

是骨焉得附書與我軍

王粲從軍詩道隨河堤上左右望我軍

忍待明年

莫倉卒

蕃兵耐寒官軍所不堪胡人每秋冬入寇欺中國之兵不能耐寒時肅宗已復兩京史思明祿山故將也連結吐蕃

數入寇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禦之屯軍於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遣中官魚朝恩為監軍使中官不知兵數趣戰時雪寒其官軍皆凍僵為朝恩所督故至於敗甫意欲待明年冰泮伺隙而占之戰未為晚也何必倉卒冒寒馳人於万死之地乎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

老翁翁甫自謂也

亂雲低溥暮急雪

舞迴風

洛神賦若流風之舞迴雪

瓢棄樽無綠

一作苦綠綠言无酒也崔豹古今注瓢亦瓢也沈休

文詩五安來

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

天宝十四載安祿山反今歲又陷東京駕幸劍

南靈武公時妻子留廊時弟姪又異縣此之謂消息斷也

愁坐正書空

世說殷中軍浩被發在信安終日怕

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
窈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月夜

今夜鄜州月

鄜芳无切今陝西保大軍是也去汴京一千九百里

閨中只獨看

天寶十五載夏

五月公以家避亂鄜州秋八月挺身赴朝廷獨

轉陷賊中閨中指其家也公在賊中而懷鄜州也

遙憐小兒女未

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

廣切雙照淚痕乾賊陷京城公故里焚劫蕩尺虛幌謂无人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

按集公幼子名宗武字驥子

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

誦得老夫詩

老夫公自謂也

世亂伶渠小家貧仰母慈

向切

也鹿門携不遂

其志是以與妻子間隔也後漢逸民傳龐德公

居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請

鴈足繫難期

言不得音書也難一作无史記蘇武傳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白書武

等在某澤中或本又作鹿
門携有処鳥道去无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

免相失儻一作東見日敢辭暉日一作尔

至德二載丁酉在賊中所作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春公猶在賊中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春秋鍾離屬楚地漢乃九江之縣在唐為懷州郎伯殊

方鎮郎伯乃殊之郎伯謂韋氏也京城舊國移謂安祿山之乱及安而帝

西幸 春城回北斗謂元日斗柄回指東而天下皆春也郢樹發

南枝謂元日南楚之木皆萌芽也或謂郢當作嶺恐非是孟郢地乃紀殊氏之所寓也不見朝正使

正避秦諱讀爲平声啼痕滿面垂朝正之使以乱离阻隔而不來是以消息斷絕故甫為之帝痕滿面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子孟文章篇其交也以道端復得之名譽卓愛客

滿堂盡豪翰翰一作傑開筵上日思芳草日一作月非是上日謂日出時也故

下有日落風來之句思芳草歎无花可賞也故繼有遠移梅之句

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掃繁

花向晴昊

東南地暖梅花早開西北地寒故開晚是以端復思醉於梅花也

千里猶殘舊冰

雪百壺且試開懷抱

甫有詩云冰雪相看有此君古者有冰雪之交言其歲寒不改也今經兵革隔關千里不獲會面此日相親猶殘舊契正好開懷飲酒故也詩

清酒百壺謝靈運擬謝中詩副君命飲燕歡娛寫懷抱

垂老惡

聞戰鼓迷

惡鳥

急觴為緩憂心持

急觴者謂以鳥羽致之酒上則沉則罰以示其

急飲或云羽子甫以憂心如持籍急觴故能寬其憂也謝靈運擬王粲詩哀笑動梁塵急觴盪幽默刘琨答盧諶詩實消我憂急用緩

詩小弁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少年努力縱談笑

看我

形容已枯槁

屈原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

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新書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俗謂蜀人非也

何劉沈謝力未工

謂何遜劉孝標沈約謝朓

也梁書何遜五歲能賦詩一文一詠茂雲期之差賞沈約亦愛其文遜文章与刘孝標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刘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刘孝標七歲能属文每作一篇朝成暮編好事咸誦諷流聞絕域又沈傳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

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
才兼鮑照愁絕倒
美薛華善歌詩使五子見之當愁絕而倒地矣按鮑

昭祠堂記鮑昭字明遠善詩有集行于世以唐武后諱昭故唐人改為昭晉衛玠好言玄理王渥子平子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

道平子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
屈原九歌少司命篇樂莫樂兮新相知

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

如澠之酒常快意
左氏傳昭公十一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幸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心此與

君代與杜預注
亦知窮愁安在哉
亦一作不愁一作達喜新厭故人之常情新相知最

察甫欲坐間舊交且及新知之樂後會不可自保是以相与痛之願吹野水以添金杯使酒多如澠常得快意庶可以消窮愁也
忽

憶雨時秋并塌
塌或作塌
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

心哀
人生遇酒則笑樂不可不飲而令心哀也按集有秋兩嘆云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是時兵革擾攘愁氣濃積淫雨久之頽塌如何當此時不飲而尚令心哀者耶

春望

國破山河在
明无餘物也
城春草木深
春一作荒明无人矣
感時花濺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九 三六九

恨別鳥驚心花鳥平時可娛之物今見之而悲則時可知矣烽火連三月詩作

於天宝十五年載正月之末蓋安祿山反於十四載之十一月至是則烽火連三月矣按漢書音義後方備胡寇作高土臺上夜持檠結

皇頭有兜鍪以薪草致於中常低之有寇則火然卒之以相告曰烽火又夕積薪寇至則燔之以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燔夜則卒燧家

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鮑照行路難白髮零夜不勝簪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程携酒饌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鄙賤也行將也甫自謙之辭抱病昏忘集忘一作妄非忘也

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後漢陳蕃對帝曰徐穉角立傑出

薰然耳目開言以教藥薰炙占耳目頓開也頗覺聰明

入千載得鮑叔甫得程錄事如管仲之得鮑叔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其戚世稱管鮑善交

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鍾一作中言動意鍾聚如松柏青青歲寒不改其色也義

動脩蛇蟄言程錄事辟官還鄉如龍躡之蟄以藏身也故其高義可以從管動於吾也易係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若

人可數見數音朔頻數也語憲問編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耐我垂白泣告別無

淹畧言無一日百憂復相襲復有離別內愧突不黔言

公學酒食來與甫話別甫自愧竈突不黑矧無烹爨以待客也文子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淮南修務訓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庶羞以賙給一作無明似賙給甫反荷素絲挈長魚碧酒

隨玉粒玉粒米也王子年拾遺記圓嶠之山名環上途窮見

交態富貴相迫從人誰不然貧賤不改節萬無一也甫當筵困際

也至百九嗣宗詩窮途能無慟前漢鄭當時傳翟公為廷尉賓客盈

門及發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貧一

富迺知交態一貴世梗悲路隘梗古杏切謂祿山之乱梗阻不通

一賤交情迺見東風吹春冰祿山反

行人冒寒來往覓若不信禮時但看雪上東風吹春冰祿山反

范陽在東而冰有兵革之象也月泱莽后土濕言率土之民皆

令孟春之日東風解凍魚上水念君惜羽翮既醉更思

泱莽當作泱泱水貌宋玉九辨皇天戰莫作翻雲鷲聞呼向禽急程公當此時更宜護惜毛羽哉

憶幼子 甫之幼子字驥子名宗武時隔絕在鄜州

驥子春猶隔鶯歌煖正繁 師古曰假鶯歌以對驥子也 別離驚節換

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拍言鄜州荒村寄家之地 憶

渠愁只睡 京王依即睡一作卧 多背俯晴軒 多背乃負暄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時公寄家鄜州而身陷賊中此所以嘆其无家也荆楚歲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

有淚如金波 前漢郊祀歌月穆々以金波顏師古曰言月光穆々如金之波流也 斫却月中

桂 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樹令視其初生見仙人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有兔擣藥酉陽雜俎云月桂高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 清光應更多 世說人姓吳名圓西河人李仙有道謫令伐樹

此離放紅藥 此匹婢切別也此離別離也紅藥桂華也放猶言无心於玩弄也詩

頻青蛾 頻音頻笑也或謂頻當作曠扶真切通俗文感頻也說文頻張目也蛾或作娥甫對

想像 月娥而有思於妻子也按淮南子覽冥訓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許慎注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

月娥而有思於妻子也按淮南子覽冥訓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許慎注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

服之恒熾盜食得仙
奔入月中為月精也
牛女謾秋思秋期應渡河公因月所感故起牽

牛織女之異言三星離而終猶有聚會之期我以与家別曾牛女之不若也按周處風上記七月七日何鼓織女此二星神當會見天漢

中有亦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驗尔雅何鼓謂之牽牛又續齊諧記杜陽城武丁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言曰

五言向已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言織女嫁牛郎也曹植九詠詩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方眺織女交有際

吾子兮來不時

雨過蘇端

春後始還京

端置酒。卜園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公時在左掖妻孥尚客卿時

雞鳴風雨交

雨一作雲雞鳴乃思君子之詩甫寓意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也詩鄭國風思君子也風雨淒淒

嗚嗚

久旱雨亦好

雨一作雲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

飯一作飽便一作蘇侯得數更謂交態之薄也

過數音朔頻數也過古和切經也

權喜每傾倒

晉書王夫人謂其弟曰王家見二謝來傾家倒馮見汝來平平

尔

也復可憐人

一作復也

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

攄懷抱紅綢屋角花碧柔女墻隅草委一作秀親實縱談

謹繼一作絕喧鬧慰衰老慰一作畏杜田謂上句作絕則下句當作畏上句作縱則下句當作慰况

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公天宝十五載挈家避亂鄜州之三

川遂有三川觀水張詩阮籍詠懷詩一身不自保何況恋妻子撥棄不擬道不一作未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

陶潛還隱居詩撥棄且莫念

哀江頭蘇轍曰此詩詞氣如百金戰馬住坡驀潤如履平地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野老甫自謂也長安志少陵原在万年縣南四十五里鮑照行路難吞声躑躅不敢言

春日潛行曲江曲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云臨曲江之澧州蓋其所也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

誰綠京城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在漢時為樂遊苑唐玄宗開元中數置池引水環植花木為京都勝賞之地勅公卿豪族并居

其左右欲以壯觀其所行宮別館擬崇武千門万户之遊漕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可知中興收復以來史思明未剪滅後連結吐蕃入寇

肅宗未得高枕而无憂也以甫憂為國家傷感之不敢放声而哭自京師收復士大夫皆稱賀甫獨以為未也潛行曲江頭見細柳新蒲

空月綴而已因追思開元之治痛今日之蕭條也以隱忍而哭馬康
駢劉談錄曲江池本秦置州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周環煙木明

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浦憶昔霓旌下南苑曲江南

苑黃帝內傳有飛空霓旌西都賦虹旒霓旌苑中萬物生顏色憶昔玄宗虹霓旌伏

亦為之生光輝也古長歌行昭陽殿裏第一人昭陽漢殿名李

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喻楊貴妃也夢弼謂昭陽本趙飛燕女弟得幸

為昭儀居昭陽今李太白以為飛燕居昭陽誤矣後漢孝成趙皇后

傳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顯後宮乃立婕妤

為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

朱而殿上髹漆自同輦隨君侍君側昭陽喻楊貴妃也當時貴

後宮未曾有焉同輦隨君侍君側昭陽喻楊貴妃也當時貴

孝成班婕妤傳成帝遊於後宮嘗與輦前才人帶弓箭一作

宮人佩帶弓箭以待行輦白馬嚼齧黃金勒嚼一作焦錄山為貴

唐制內宮才人七人正四品金勒馬騎故嚼勒也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翻身向天

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勒組繡為泥障同入禁中

仰射雲天一作空射食

一箭正墮雙飛翼箭正墮作笑蔡君謨作發綠山本用

人善騎射帝命綠山射一箭

降雙翼帝遊貴妃愈愛幸之

明眸皓齒今何在

盤旋則騰青眸

吐哇咬則發皓齒血汚遊竟歸不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五年六月帝西幸蜀陳玄禮認

兵禦賊以貴妃為唐家乱本不殺貴妃無以塞責天下由是貴妃為

亂兵所殺死于馬嵬坡方貴妃以色見寵今日明眸皓齒果何在耶

但見血汚馬嵬清渭東流劔閣深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

遊竟无所歸也南上邽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勞豐二水合東過高

陵與涇水合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劔

閣道也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即京城之水劔閣在蜀南觀渭水

絕深谷肅宗不能迎父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

歸大內以尽孝道故也極水一作草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幼而知愛其親莫非

自然之性人生天地間皆有自然之性肅宗與父間隔括不留意

迎還曾江水江花之不如乎夫花落於水尚與水同流无有終極况

父子而可彼此无消息哉凡民生有性者皆為之沾臆豈天子所宜

滅天性耶王粲七哀詩羈旅無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淮南天文訓日至子虞淵

定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作望城北非是甫朝哀江頭暮又聞吐

昏欲往城南忘南北番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錯

亂志南而北也甫家居城南當時為之語城南諸杜去天

尺五宋玉九辨篇中替乱兮迷惑王逸注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曹嘗曰長安大雲寺在懷遠

坊按長安志大雲寺帝城朱

雀街西贊公後謫秦州
按集有宿贊公房詩

燈影照無睡

眾僧坐禪也

心清聞妙香

眾僧入定也。維摩經有國名妙香佛號香積其

界皆以香作樓閣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

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楞嚴經紅香嚴童子宴坐清齋見諸比丘下

沉水香寂然來入鼻中塵氣倏滅妙香密九我從香嚴得阿羅漢

夜深殿突兀

煙雲收風動金琅璫

院宇悄寂也金琅璫乃

地清棲暗芳

鹿埃不玉繩回斷

也

天黑閉春院至也絕回一作迴玉繩星各玉繩漸絕則夜欲向晨矣按春鐵鳳森翔

秋元命苞玉衡兩星為玉繩詩玉繩低建章翔鐵鳳翔謂於殿脊之上設鐵鳳令張兩翼峯頭敷梵放時出

寺

梵梵謂唱和演揚梵音而聲聞于寺外也或曰鍾殘仍殷床

殿於謹切雷聲也或曰盛貌鍾殘謂齋明朝在沃野謂僻苦見

塵沙黃

時西文逆賊與官軍

兒童汲井華

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謂平日第一汲者慣捷瓶在手露灑不

濡地掃除似無帚

童行早起汲水洒地款款掃除似無帚痕謂其善掃地故無飛塵祿山之亂諸將養寇以

自固曾無毅然掃除之志何兒童之不若乎

明霞爛複閣

明一作晨複重也景福殿賦複閣重闈

霽

霧塞高牖

擧拓開也梁元帝詩能令雲霧擧

側塞被徑花飄颻委墀柳

作皆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夫僧居林下棲道高牖足以安身徑花墀柳足以娛目而

甫遭此難世事崩迫雖欲為隱遁之期已輸贊公先著鞭矣郭璞遊仙詩山川隱遁樓

晤語契深心

能

契其廉反晤語謂甫與贊公會晤笑語一二人之心深相契合甫安能鉗口獨无一言以贈之是以作此詩也

奉

辭還杖策

奉辭謂相奉而辭別之也

暫別終回首

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泱泱

泥汚人

譬生民塗炭也一作狹狹鮑作殃殃

听听國多狗

听听斤切按字當作听听斤切按字當作听听斤切按字當作

信通譬盜賊繁興也宋玉九辯猛犬信信而近吠兮閔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台土何時而得乾

既未免羈

絆

絆博換切擊也絆一作寓

時來憇奔走

憇起劔切息也或曰天寶十五載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偽命

不從者殺之公時奔走來此憇息故有泥汚人國多狗之句也

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意厭乱欲作住山計尚為妻子羈絆自古士大夫多與浮屠氏相游從亦取其清談脫俗可以消人名利之憂况當亂世生靈塗炭盜賊

繁興時來憇息于此豈不如執熱得一懼
於白雪乎詩小雅誰能執熱斷不以懼

心在水精域

公自謂心在乎莊嚴清淨之境土也按後漢西域
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晶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樓炭經

遊一宮迷異記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樓炭經
毗沙門居水府精舍管欲界六天焰摩羅二十八藥叉大將江德大
莊嚴寺碑遙拖苑虹光遍水精之域**衣帶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

期

甫与贊公有期於洞門徐步以待雖春
兩沾衣不為之礙禮遇之誠可見矣

到扉開復閉

到扉或
作到疑

撞鍾齊及茲

甫來到扉則撞鍾
鳴衆以出逐也

醞醞長發性

釋經言聞正
法如食醞醞

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酥之精液也出
說載張世錫之言曰桑椹甘香鴉鵲華鸞停酪發性人无妬心則醍
醐之能變性抑可知矣此**飲食過扶衰**飲一作飯過一作遇然
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

有醞醞以養其軀甫**把臂有多日**言交之
寒病賴此以支持也

開懷無愧辭

懷開
懷

謂露尽**黃鸝爲度結構**結構指贊公房也鶯有德喬木之意
底龜也

甫舍甲晦而趨於高明善擇友也

紫鴿

下果愚

果愚一作芳菲果音俾愚音思鴿性不棲芳菲依樓觀而
巢甫自喻去紛華而親贊公也顏師古漢書音義果愚謂

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慶其形果愚然一曰屏也余按崔豹
古今注果愚屏也果若復也愚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

事於其下刘熊叙名罽罽在門外罽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及觀札記疏屏注云屏謂之櫺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正義曰屏謂之櫺以此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或稱屏則闕也愚意會所適 愚一作芳言自王彦輔曰善禪師養紫鷄

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
比贊公也論語起予者商也
微笑
沙門惠休姓傷善詩與文以

索題詩

細軟青絲履
崔豹古今注履履之不帶者方言絲作謂之履麻為之履底而有文者謂之舄晉令士卒百工履色无過綠青白如婢衣食客履色无過純青青絲履於唐制沙門道人无嫌也
光明

白氎巾
氎達協切毛布也後漢南亦傳修耳出白氎住外國傳曰如爾其中絲如細縠名為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布唐書環王傳曰吉貝巾也縠其死為布粗曰具精曰氎仇池翁贈倩京和尚詩有曰會須一洗黃巾瘡末用深
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履與布本

贊公年老宿德之用以植福田今反蒙贊
贊公年老宿德之用以植福田今反蒙贊
自顧轉無趣交情
檀施以供

何尚新道林才不世
晉沙門支道字道林
惠遠德過人
晉高僧惠遠與陶潛為社

外交子謂公以道
林惠遠比贊公也
兩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
青一作春芹
最覺潤
公二人相對如
龍鱗
又言時攀輔贊公而有所滋潤
龍鱗也揚子淵纂篇攀龍鱗附鳳翼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蕭蕭一作青熒陵陂麥揚雄校獵賦眩耀青熒莊子窈窕桃李

花李一依杏窈烏了切窈徒了切毛襄詩傳幽春夏各有實我

飢豈無涯言麥與桃李皆結實亦可以療飢也干戈雖橫放

且耕今未賒甘澤僅足愈人之困病且宜耕丈夫則帶甲

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蔡河丈夫出戰

弱寡助雖耕難及黍稷但種柔麻而已按集有詩云縱有千載商

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蓋亦歎世亂而廢耕也

山芝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並河內軹人見秦亂依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乃共入商山隱地肺

往

者東門瓜

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晉阮籍詩昔聞東

陵瓜近在青門外

其人骨已朽

朽一作滅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其人骨已朽矣

此

道誰疵瑕

以四皓採芝於商山邵平種瓜於東門皆辭秦之亂其人已亡其道為不可少賤也

英賢遇轆

軻

舌感切說文車不平也軻舌賀切或音可折軸車也一日軻軻不遇也東方朔七諫然軻軻而留滯軻或作坎軻或從珂義同

遠引蟠泥沙

揚問神篇龍蟠于泥

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

甫自愧昧

於所適不能脫身晦迹回首自愧恨年已老矣

漢陰有鹿門

後漢逸民傳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妻子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習郁立神廟於山刻二石鹿夾神祠

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山

滄海有靈查

靈一作雲查與槎同浮木也按張華博物志載舊說天河與海通世有人

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樓閣於查上多齋糧乘查而去奄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

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吞曰君還至蜀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宿計

年月日至是人到天河時也又王子年神仙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

于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

挂星杏羽仙棲息其上
餘見查上似張騫注
馮能學眾口咄咄空泣日嗟空一作日當祿山之
亂賢人君子道消豈不能為俾海住山之計乎既不能效龐德公張騫
輩徒出咄嗟嘆書空以傷亂世果何益哉甫厭亂之意可知矣世說殷
中軍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人尋義逐之切視唯作咄咄恠事四字而已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
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如曰風雨所飄搖是也風吹謂祿山之亂方
作春回謂祿山之亂已平紫荆兄弟之比也色暮甫自謂顏色已衰
也花喻弟枝喻兄花與枝辭謂兄與弟別甫既丁暮年只恐患難平
後弟得還鄉又遭甫已老死無處可依歸故也吳筠齊諧記田真兄
弟欲分財唯堂前紫荆花葉茂茂夜議所分取為三曉欲伐即枯死
真嘆曰樹本同株聞得分斫所以憔悴人何不如兄弟因不復分陸
士衡豫章行三荆散同株劉良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
別明日欲分庭有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
遂不分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門見
三荆因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
骨肉恩書重
淮南子說山訓親莫親
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
東注何漢之水經天而西行又旋而東注蓋水之性萬折必歸諸
東不忘本也人之性亦然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之狀如

何曰臯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
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晦日尋李崔戰李封

朝光入甕牖

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

尸寢驚弊裘

尸一作方或作宴甫正北尸寢或見晨光入牖驚起而衣被裘也論語寢不尸

起行視天宇

陶潛夜行餘中詩昭

昭天

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

興來一作乘興

今晨梳我頭

按

有詩云百年渾是醉一月不梳頭今興來不懶是以梳頭而有所尋也

出門無所待

不待累徒

徒

步覺自由

徒一作杖藜復恣意

杖藜復恣意

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而雁門

免值公與侯

謂道遇公侯免相揖也

晚定崔李交會心

古樂府後周徐謙短歌意氣青雲裏爽朗

真罕儔

煙霧外不重一囊金唯重心襟會

每過得酒傾

傾一作與過古未切經也

一宅可淹留喜

結仁里歡

論語里仁為美張衡思立賦匪仁里其焉依方匪義路其焉追

况因令節求

謂晦日

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李生園欲荒

謂百物凋零也

舊竹頗脩脩

舊一作有喻李生有

歲寒之節也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

崔侯初筵色

詩賓之初筵左

右秩

已畏空樽愁

崔於筵初其色惟恐酒盡不足延客其相愛如此也孔融傳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至一作志不芳鳩切弗也

草牙既青出

作茅非也

蜂聲亦暖遊

謂晦日已有春色動植皆得其性也

思見農器陳何當

甲兵休

謂欲休兵使民皆樂其業也家語鑄劍戟為農器

上古葛天氏

或謂氏當作民帝王世紀

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比叢包犧氏之號曰炎帝相如上林賦葛天氏之歌注葛天氏其樂三人持牛尾而歌此非時有葛天氏之民狀

不貽黃屋憂

傷今俗薄人詖動輒為亂故使天子蒙塵也屋一作綺謂國公綺里季夏

黃公也按范蔚宗詩黃屋非堯心漢書晉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

為身謀

不自賊巢歸謁肅宗肅宗授以拾遺南自負經世意遂諫不宜廢黜宰相房琯坐是見斥是以酣飲自污為明哲保

身之術以比阮籍孰醉獲免當世之咎也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當

文帝求婚於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欲以時事問之因其可

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故顏延年詠阮步兵詩阮公雖論亦識密

威鳳高其翔

一作威鳳自高翔一作威鳳高高翔

言崔李當亂世隱居如威鳳之高翔

長鯨吞九州

喻祿山吞噬天下也崔豹古今

也漢宣帝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揚子問明篇君子在治亂曰若鳳

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故地軸為之翻言率土不

限成雷潰沫成兩水族畏之一皆此匿安居也昔

共工與帝頊爭踏翻地軸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

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木玄虛海賦又似地軸擬而爭廻喻羣盜不知當歌欲一放淚

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自古賢人君子不遇多適意庶用

慰沉浮浮沉猶言盛衰也世說顧邵謂龐統曰聞子知人

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一世與時浮沉吾不如子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所授拾遺後所作

喜達行在所二首

至德二載祿山死二月肅宗自靈武旋鳳翔隴右即度郭英又戰武功

賊退公西走鳳翔元稹誌公墓曰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按公集有曰麻鞋見天子謂此時也行在乃天子所幸也

西憶岐陽信

岐陽乃鳳翔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無人遂却迴眼穿當

落日心死著寒灰

著陸略切置也肅宗駉躡鳳翔甫陷賊中憶帝引領西望無人從帝所來不得消息是以

眼穿心死也莊子齊物篇心如死灰

霧樹行相引

霧一作茂或又作幾甫冒霧而奔行在也

連峰望

忽開

蓮一作連勿心一作或疑蓮峯乃華山也華山記山頂有此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韓退之有詩云太華峯頭玉

井蓮是也或謂蓮峯當作連山為是公豈有却過長安之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鮑照詩連山眇雲霧

所親敬馬老

瘦辛苦賊中來

以其奔走憔悴故素所親愛者驚問其老而且瘦也

愁思胡笳夕

笳謂陷於賊夜聽其声而愁也

淒涼漢苑

春

凡養鳥獸過冬名爲苑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

生還今日事

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還曰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

間道暫時人

間讀去声際也言伺間際之道而行不敢保其性命也班超傳從間道到

司隸章初覩

拍肅宗中與也後漢光武紀更始將比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置僚

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二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屏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爭持牛酒迎勞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南陽氣已新 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喜

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樂極則哀繼之此詩人抑揚之意也

猶瞻太白雪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楚辭私自憐兮何極

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在鳳翔南水經注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伯雪其上曰太白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銀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山圭峯之西因喜遇武

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雲覆之

功天

武功縣在唐不屬鳳翔但近鳳翔公詩所以顯言歸行在也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

校前

公入朝鮮當途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謂憂釋而心清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也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

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身虎賁凡八
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止言七也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中竹仲切凡王室中
否而再與謂之中興

述懷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僭號於東京哥舒翰以兵守
潼關為賊所破京師震恐玄宗遂西幸南是時擊

家居三川有二川觀水漲詩三川屬鄜州自後轉陷賊
中肅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即位靈武改元號為至德
元年至德二年甫自賊中竄歸鳳翔上謁肅宗肅宗授
以左拾遺有詔許至三川迎家眷此詩乃竄歸後序述
其由也

去年潼關破

潼徒紅反水名去年即至德元年也唐地理志潼
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之塞也本名白衝關

河自龍門南流衝
激華山因為名

妻子隔絕久

時甫妻子
久寓三川

今夏草木長

陶潛

讀山海經詩
子孟夏草木長

脫身得西走

今夏即至德二年當夏時草木既長
甫得以竄還草木之中而西走鳳翔

麻鞋見天子

為之謂之麻鞋賈賤通著也
為之謂之麻鞋賈賤通著也

衣袖露兩

肘

公言奔走流離迫於窘困至以麻鞋謁見天子而袖
露兩肘以見其衣藍縷也莊子原憲提衿而肘見

朝廷慙生

還親故傷老醜

阮籍詩朝為美少
年夕暮成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

厚天子憫其生還授以左拾遺復詔恤其妻子流離許至鄜州迎家眷入主之恩轉見寬厚也柴門雖得去

柴門指妻子所居三川者是也未忍即開口甫旣得去省家未忍便開口寄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且甫

寄書以詢問三川消息乃知奉家同被殺戮雖雞犬亦無遺也山中漏茅屋此謂荒村之所居也誰復依

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

相偶甫後自料必有得全其性命者雖尺室獲保全其生亦无得相偶聚必至於東西散徙也欽峯猛虎

場嶽去金切蓋魚音切或作岑鋤審切張衡思立賦慕歷陵之嶽蓋注嶽蓋山貌陸機詩飢食猛虎窟鬱結回我

首猛虎場指賊徒之所在謂其搏噬人有如虎也是以不敢遽進但自回首而心鬱結也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趙子際曰十月後非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問家屋乃在閏八月初吉耳此詩在閏八月之前所作也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蓋未得其消息存沒猶持兩端恐旣得消息如前所云寸心低減果

何有邪漢運初中興中竹仲反以光武比肅宗也平生老耽酒一作生平

讀丁含切耽樂也漢霍光傳昌邑夜飲湛酌於酒顏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耽河荒迷酒也曹植賦耽于觴酌流情縱佚沈思

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獨一作途甫平生杯酒間與妻子歡會亦可以遺適窮愁今愁妻子罹禍老年窮獨

無所依歸良可歎也孟子老而無子曰獨

彭衙行

左氏文公二年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注馮翊郡郿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唐之地理

同州白水縣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漢彭衙故城在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

道一月照白水

山

郿陽縣與白水縣正相接皆屬同州天寶十五載七月甫避賊於馮翊有白水高齋詩是也

盡室久徒步

逢人多厚顏

言貧困不能自振思以辱及妻子故為之羞也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

參差谷鳥

吟

吟一作鳴不見遊子還

公以前年秋避賊次年春谷

癡女飢咬

我啼畏虎狼

虎狼陳作猛虎

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

嗔小兒強解事

強其

故索苦李餐

餐干安切說文吞也方避寇之際匿声隱迹惟

恐盜賊知之奈何飢兒啼声愈厲故以苦李誘啗之而小兒亦強會事是以不為賊所蹤跡矣

旬半雷雨泥

湍相攀牽

湍乃

既無禦濕備

濕一作兩

徑滑衣又寒有時經

契闊

經一作最詩擊鼓死生契闊毛萇傳契闊勤苦也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餽糧

詩公劉迺裏餼糧

卑枝成屋椽

言宿于樹下也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

少留同家窪

窪烏瓜切同或作周即同州同谷是也

欲出廬子關

謂將並遊烏延塞上也唐地理

志廬子開在延州延昌縣北

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

曾与層同陸士衡詩高義薄雲天

延

客已曛黑

謝靈運詩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

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

紙招我魂

昔屈原被讒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爲之作招魂甫意若曰盜賊充斥自身涉艱苦魂魄爲之沮喪故孫宰翦紙爲

旒以招其魂也楚詞有招魂篇

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闌干淚不斷貌

衆雛爛

慢睡

衆雛公指以喻諸子幼小也爛慢謂睡之熟也鸚鵡賦匪餘年之足惜憫衆雛之無知

喚起霑盤

飧

殮音孫說文脯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重耳過曹倍負羈饋盤飧實璧

誓言將與夫子

夫子指孫宰也永

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

達露心肝

當艱難之際能披心肝以氣義相待者寔難其人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館我况復以盤飧禮之如血故

甫誓與之爲弟兄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

患悒胡官切害也胡

羯指安史也何當有翅翎飛去墜爾前自是執別已經暮年盜賊尚未平恨無羽翼可到同

谷与孫宰款會此渴仰之辭也

塞蘆子

唐地理志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関又地志蘆子関在烏延南如此則延昌縣北為烏延塞上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十里邊兵

盡東征城內空荆杞五城謂柳延環慶耀五州雖有可為限然史思明正割河北高秀岩正西向宜以五

城為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以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蘆子徒恃河水迢迢為限而城中空虛已生荆杞此非所以固圉者也

明割懷衛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安祿山反向陽懷衛二州及陷於賊也秀巖西未

已高秀岩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使將兵方西嚮未已恐乘隙而西畧矣廻略大荒東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嶠函蓋虛爾項羽贊引過秦論秦孝公據嶠

函之固顏師古曰穀謂穀山今陝縣東二穀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謂南洪溜澗是也延州秦北户關防

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岐一頃旁

制山賊起

延州乃秦地之比門蘆子去州一百八十里有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胡蘆也甫意若曰延

州捍蔽秦之比得萬人控塞蘆子則思明秀岩不能西畧又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遁而去矣近聞

昆戎徒

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結入寇乘中國之亂也為退三百里 扶風太守薛景山敗祿山

之遊蘆關振兩寇

振一作扼兩寇謂思明吐蕃也深意實在此誰敢叫

帝闡

敢一作能闡陳作門張衡思玄賦叫帝闡使闡胡行速如

鬼

帝闡天子之門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則知憑誰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涼州漢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按地理

去漢武太初四年開匈奴置河西五郡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

涼沮渠蒙遜並都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督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安西郡公此詩乃鳳翔所作唐

幕府下臺閣一等其選甚高方時中與推擇皆自朝廷

驄馬新鑿蹄

以相典比孫侍御也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无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為之

語曰行行且止銀鞍被來好

徐敬業詩汗繡衣黃白郎 前漢

避驄馬御史

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太初四年
帝元始四年使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幸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聞君適萬里

唐安西郡東至焉耆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北蕃北拒突厥回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時吐蕃寇

涼州故帝以長孫為武威判官招集涼州餘民故長孫騎向交河而為萬里之行也取別何草草不及款天

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謂期促也

去秋羣胡反

指吐蕃部落也

不得

無電掃

謂當以兵威掃蕩之也

此行收遺

收陳作被謂復以

名聲國中老

謂為朝廷

再造族父領元戎

族父謂長孫叔父為元帥也

名聲國中老

謂為朝廷

我同官良

同官謂用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為諫官而長孫於同官之中其才尤為良也長孫况出為判官良用不獲與

之同僚豈非為族父之所奪乎

飄飄按城堡

城堡即軍壘也長孫本者舊之使良臣今乃按察城堡非所宜也

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

惡如字南恨其官非便宜故食不下咽而懷抱為之不佳也

若人

才思闊

若人美孫侍御也論語君子哉若人

溟漲漫絕島

言孫才思闊大如滄溟之溟漲雖至高之絕島

亦為之涵浸也

樽前失詩流

言無人唱和也

塞上得國寶

得一作多言武威得其人也李尋傳士者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時送行遇雨故甫此言天意悲其送遠始為之下淚

東郊尚烽火

指史思明之亂也漢書音義邊方備胡寇作高土臺上作桔槔槔槔頭有甕零以薪草置其

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卒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燔燧夜則卒烽唐六典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遠邊者築城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每月初夜卒一炬謂之平安火

朝野色枯槁

謂內

西極柱亦傾

言吐蕃又寇鄯巖霸等州亦若天柱之折也集有詩云羣兵從西下極目高崑元疑

是空峒來恐觸天柱折是也列子陽問篇昔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与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

如何正穹昊

故甫問策於長孫不知如何以整頓天下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地志漢中唐涼州安西都護府築龜茲城

西臨疎勒北距突厥

威弧不能弦

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

自爾無寧歲

玄宗開元

初天下富安自謂四方無虞偃然荒縱酒色寵愛貞妃祿山以胡種居高位總兵從事夷狄中國武備比自強是不能弦威弧也祿山一旦

乘隙而反自此紛亂略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川谷血橫流

楊子淵騫篇川谷流

人之豺狼沸相噬豺狼喻盜賊也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弊頓

兵歧梁下天子謂肅宗即位靈武長驅北來却跨沙漠裔

十郡謂臨麻楚漢諸州皆擊兵從帝東討也按唐志與元府漢中郡本梁州漢川郡開元十三年以涼梁相近更名襄州天宝元年改郡

名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兩京未復偏據一方而四方之極皆為

總制何命而不從也亦唯釋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蕭索漢水清索一作

緬通淮湖稅言漢中有水可以遠通淮蔡使者紛星散分

諸郡以撫綏安集之也古詩星使日夜馳王綱尚旒綴言國危而欲絕也詩商頌為下國綴旒南伯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漢中保荆湖南路伯長也南伯乃南方諸侯之長即漢中主將是也從事乃幕

府內之屬官相燮判官也今主將判官相投俱賢此行謀事有成功只在立談之間可收其効也或曰南伯考從事俱賢相投只在立談

耳坐知七曜曆坐一作生此美燮判官明天文也北史劉縉傳縉字士元專以著述為務九章算術周禮

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量度手畫三軍勢此美燮判官善兵法莫不覈其本根窮其妙奧

千秋乃中郎將將兵擊烏桓環謁大將軍霍光問千秋圖戰方略山川形勢千秋曰對兵事盈地成圖无所忘失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

光武西征隗囂援於帝前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霆走精銳幕府較諫官朝廷無此例此一作此至尊方盱食

肝古按切晏也左氏傳任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

天子晚食及夏盜賊欲仗禁待待御乃諫官以諫官為御出使宣布嘉惠不得幕府之屬本无此例為不尔

補闕募徵入柱史晨征晁皆作補闕入柱史補闕柱史皆諫官名募召樊生入受命明日侵晨晁便行以王事之急故也征謂謂已行而少數与甫序別也按刘向别

仙傳李耳字伯陽陳人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漢官以待御史周官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

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今子美詩以御史為柱史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久一作

陸賈傳賈說高帝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回風吹獨樹言无白日照執袂言執別也

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里一作重甫恍与樊生有万里之別從此消息閉絕妻子間隔朋友

別離是以慟哭千蒼煙之根也居人莽牢落居人甫自謂遊子方招音

弟夫也辭也遊子指徘徊悲生離屈原九歌悲莫局促老一世音

甫自痛拘迫當今之世謂所至亂離屈原九歌悲莫局促老一世音

陶唐歌遺民

謂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遽絕也左氏謂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後漢更列帝

列一作別漢承文武之餘澤曹王弄筆奪

不其失其天下光武因民謳歌思

恨無匡復姿

姿一作資聊欲從此

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然也

逝甫自恨當艱難自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贊中興也前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安西一作河西唐志安西大都督府鮑劍正詩譜亞

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出世擢校書郎至德二載杜鴻漸節度河西奏辟幕府故詩云令弟草中來蒼

然請論事帝曰大布衣藉婦佐元帥

南風作秋聲

南風生養萬物之風今作秋聲殺氣盛也時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陷于賊安得陰陽調和乎南

風作秋聲蓋有由也

殺氣薄炎熾

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盛夏鷹隼擊此皆紀失時也鷹隼逢秋始擊搏今盛夏之月而鷹隼擊是亦宣王六月山師之比也月令季夏行冬令則鷹隼擊為

時危異

人至

漢公孫贊異人並出

令弟草中來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未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月

請論事

蒼艷作注

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謂杜亞竄匿草中求謁肅宗恐為奸

盜所獲時亞蒼室主請論禦戎之事謂杜亞明兵書也有詔上殿所言比曰合天子之意也漢藝文志兵家者

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爾腹為篋笥邊韶字孝先書曰假寐弟子嘲曰

聞之應曰邊為姓孝應對如轉丸言其捷也前漢梅福書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略文字言智謀博達不經綸皆新語易屯卦君足以正神器俱一作

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謂九廟為君臣俱下淚比自肅宗

崆峒地無軸崆峒山在西言西地為之陷乃吐蕃入寇感而泣也也地有二千六百軸地無軸如列子湯問

篇所謂地維絕也張華博物志豈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摩也青

海天軒輕青海在東言山東危而不安乃哥舒翰戰歿也天軒輕疏夫居前不能令人軒接上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西極最瘡痍言西極重遭吐蕃入寇也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餘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崑崙

帝曰大布衣左氏傳衛文公大布衣振鐵論古者衣人老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差而後絲其餘則麻桑而已故命曰大布衣藉

卿佐元帥謂杜鴻漸也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差而後絲其餘則麻桑而已故命曰大布衣藉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差而後絲其餘則麻桑而已故命曰大布衣藉

再前席言杜亞之使能平西方之難可以坐視其有效也漢孝文帝前席賈生適遠非歷試典

歷試諸艱須存武威郡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餘前注為畫長久利昔文帝前席聽賈生

鬼神之對舜歷試諸艱今亞遠適安西非是歷試諸艱但天子憂及西方是以遣之歸來當處左右以膺前席之禮然此須存武威為畫

長久之利無徒偷目前之近效也孤峰石戴驥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快馬金纏轡黃

羊飮不羶羶式連切羊臭也說文羶黃腹羊也璠扶負切蘆酒多還醉四句述行役勞苦所經之宿食

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嘗奉此詩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以羶取食之不羶蘆酒藥釀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

又作虜引虜酒千盃不醉人為證今兩存之踴躍常入情慘澹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之日必踴躍以為榮而

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之日必踴躍以為榮而吾聞駕鼓車士志反列苦以為憂其色慘愴者何哉蓋以王事

後漢循吏傳光武建武十三年異国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宜

出為判官也其他日乘龍吟之會回首出而夾輔唐室宜有侍於杜判官也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傳昔周公大肱股周室夾輔成王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十 四〇一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祿山亂南與韋同陷賊中潛相來往至德二載竄歸鳳翔上謁肅宗授甫拾遺以韋為同谷郡判官甫留而韋去故也詩北山王事靡盬

偏側兵馬間偏與逼同彼側切迫也主憂急良籌史記范雎傳主憂臣辱子雖

軀幹小小一作少非也晉載記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人謠曰隴城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安養將士同心肝

志氣橫九州志一作老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

其節奉詔令參謀參謀即判官也變黃駐鳳翔崔豹古今注乘輿以黃五輅衛上金雀者

朱鳥也口銜銓銓謂鑿也按至德二載二月戊子肅宗乘輿以次于鳳翔地理志鳳翔府扶風郡隋置鳳樓尋改為麟游郡同谷

為咽喉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西阨弱水道阨衣革切塞也山海經崑崙

崑崙之仁其下有弱水環之左中記崑崙崑崙弱水鴻毛不起也十洲記鳳麟州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達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南

鎮抱罕陬抱罕一作氏羌抱音孚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抱罕故屬金城按唐安昌郡河州理抱罕縣抱罕故羌侯邑也

此邦升平日剽劫吏所羞剽匹妙切強取也况乃胡未滅控帶

莽悠悠同谷之俗好剽劫吏不能制况今吐蕃連結祿山其禍未平此郡控引羗胡之地去朝廷尤為遠是以難治也府

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或曰

令姪乃宙也宙叔父韋充同谷防禦使表朝廷西宙為參謀叔姪皆有美才故云才美也鮑欽止謂非指韋宙也當攷之受詞

太白脚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功武太白去天三百

百走馬仇池頭太白脚乃鳳翔山下仇池即同谷韋姪既受命至鳳翔遂走馬往同谷也後漢西南夷傳白馬

氏者武帝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山上有池故名仇池

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懸絕百仞一夫守道方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槽却敵之狀古色沙土裂邑色一作

叙彼之風俗也漢書音積雪陰雲稠羗父豪一作積陰雲雲稠

猪靴海陵下園曰本草注偷豪猪亦名高猪毛如蠟鬚搖而射人猪之類也山海經偷身人面声如嬰兒食人山海經又云

猪猪大者肉至千斤其豕猪面如豚面白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人郭景純注猪猪也交脰有履毫長數尺能以頸上毫射人也揚雄

長楊賦捕羗兒青兕裘晉本作漢兵黑貂裘兕似犛犛雅兕似熊羆豪猪羗兒青兕裘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

牛青皮厚可為鎧幡豕之山其類多也吹角向月窟古今梁錄蚩尤率魍魎罔兩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

龍吟以禦宗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度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咸為鳳
鳴而為更悲心吹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烏月窟西極也揚雄
長楊賦西
壓月窟
蒼山旌旆愁
嶺山一
鳥驚出死樹
鳥驚以喻民
龍

怒拔老
秋此由切龍潭也龍怒以喻諸
將欲出與之戰也拔拊出之貌
古來無人境今代

橫戈矛傷哉又儒士
文儒美
憤激馳林上
文儒士指韋之八令
姪憤氣激昂急赴

難也
中原正格鬪
兩相敵曰格陳琳飲馬長
城窟行男兒正當格鬪死
後會何緣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沉深猶言
盛衰也
且復戀良友握

手步道周論兵遠擊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

韻
英義。魯言曰唐新書不言英又為太僕卿止云為御
史中丞又云為御史大夫知在改節度使之後今甫詩

題如此以見史筆之失也按郭英又傳英又知運之季子
勇名何隴哥舒翰初曰當代吾即制至德二載肅宗與師

湖野英又遷隴右節度使賊軍高
出高懸戈所隴英又出奇大破之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

屯越渾反聚也西山將謂英先為秦州都督帥詔還加隴右節度

也按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以北為關內道自隴西南兼得禹貢梁州之北垂為隴右道

淒涼餘部

曲

後漢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管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旅一人曲下有屯一長一人郭躬傳一綏於督者

請任燁赫舊家聲

燁齒善切英又義知運長七尺後臂虎口開元飛將知運先嘗為隴右節度父子先後授

燁隴右故曰餘鵬鶚乘時去

而赴隴右也驊騮顧主鳴

又戀闕不忍

艱難須上策

依思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

高風捲旆旌

高一作歸此紀英又去之時適當八月也

松悲天水冷

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

秦州地記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因以名焉

沙亂雪山清

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名即天山也一名雪山今名新羅雪山在

伊州北十道志伊州天山一名白山

和虜猶懷惠

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

來請討賊且修好既而

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

專征以待之以靜不時撓之示之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

鯨天室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京師此所謂奔突燕薊觸冒周秦也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吳為封豕長蛇

以存食上國桂豹古公之注鯨大魚也鼓浪成雷潰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中原何慘黷餘孽高

縱橫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尚縱橫也箭入昭陽殿言禍亂及於宮中也笳吟細柳

營細柳乃周亞夫之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宮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

行言是王子以碎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一作林空

餘金挽出概一作盤言發掘墳墓也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脩表奏之陳已思卿之意

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殘陵玉盤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崔有女與為婚與充金碗一枚非是無復

總帷輕言覆厝以細寫布為靈帷也毀廟天飛雨言塵埃如雨之飛也焚宮火徹明

罌愚朝共落罌音浮愚音思漢書音義罌愚連闕曲閣也掄桶

夜同傾言宗廟宮室皆為賊焚毀也三月師逾整至德二載二月戊子英又戰于武功庚子郭子儀戰

于潼關甲辰戰于永豐四月庚寅戰于運橋皆捷賊強戈道而北故有是句曾善謂八月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羣胡

勢就亨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此微言更義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是年二月

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大原而是時英又戰于武功敗績故有瘡痍之譬且言其功垂成也妙譽期元宰

殊恩具列卿

言其兼大僕卿

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

成十三年

傳戮力同心釋文云欃槍妖星也

圭竇三千士

荀子儒行儒有專門圭竇

雲梯七

十城

雲梯攻城之具

耻非齊說客

鄒生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甘似魯諸生

漢叔孫通傳臣願微魯諸生去臣弟子共起朝儀

通籍微班忝

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

周行獨坐榮

詩賁彼周行

隨有趨漏刻

漢宣帝置行刻漏賜十郡列刻短

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

魏志王粲傳蔡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

還疑厭禰衡

還疑一云能無後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劉

含情忍淚夜起薊門

廢邑狐狸語

襄十四年傳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羣

空村

虎豹爭

空村言無人

人頻墜塗炭

仲應之語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公豈忘

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厭舊京安邊仍舊從莫作後

功名

莫作一云无使時代宗為元帥期於收復公勉郭英又立功名无後衆人也

送楊六判官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氣復不祥之氣人世

別離難季珪入世萬事推別離最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中國

以其懷怒侵叛而与之和親勅書憐贊普贊普吐蕃王名兵甲望長安宣

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楊子

雲云仕宦不達寂莫自守垂淚方投筆班超投筆而起志在功名傷時即據鞍

馬援據鞍顧儒衣山鳥怪桑聞再歸中條時春鳥嘒

冠衣漢節野童看蘇武杖漢節牧羊邊酒抹金盞一作盃夷歌捧

玉盤草肥蕃一作輕馬健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雪重拂廬乾

拂廬番帳名慎爾叅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

一朝搏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象兔獸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兔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傳玄歌詞免搗藥月間方安足道烏戲雲間方安足道又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只益丹心苦能添白

髮明干戈知滿道休照國西營

時官軍營於國西

哭長孫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

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

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帝笑憲府舊乘

駉舊一作近漢御史府謂之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臺後改恒典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无所回避常乘駉馬京師畏憚為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駉馬御史流水生涯盡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浮雲世事空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唯餘舊臺栢

前漢朱博傳字元吉為御史大夫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巢

千樓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蕭瑟九原中九原在京師檀弓篇晉獻

子常曰武也得從先大夫於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也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謂寄書於游彼

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

鄉且舊居

指言鄭州公寄居在鄭已是他鄉但恐亂離更有迂徙故知消息而喜耳

熊兒幸無恙

熊兒必公之幼女也恙餘亮切說文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无恙乎又神異經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味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恙者恙也黃帝上章奏天從之於是北方人得无憂无疾謂之无恙驥子最憐渠

公之子宗武也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踈二毛趨帳殿

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一命侍鸞輿

公至行在肅宗授以左拾遺也北闕妖氛滿

慶緒時寇帝京也西郊白露初

指言長安西郊也以白露初言之則在七月明矣涼風新過鴈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秋雨欲生魚

眷言終荷耜

公遭亂傷時乃欲歸耕而已陶潛歸田園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奉贈嚴八閣老

鮑欽止云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武為給事中收長安
拜京兆尹稱閣老時為給事中也予按李肇國史補宰
相呼為元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
左省伏蒲武給事瑣闥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扈聖一作今日黃閣二公之閣也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

此喻其會遇之榮也吳志周瑜傳孫權以劉備領荊州牧瑜上疏曰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晉載記孔恂此喻其鵬鷲在秋天飛騰之

快也曹而卑可客禮疎容放官曹可接聯禮待甫而容其疎放故虫為官
接聯之也欲廣傳嚴公之詩句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自非知音何以至此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得雲字嚴武賈至按新唐書公家寓廊
弥年艱窶詔許公自往視留此詩別

田園須暫往謂往省其家也陶潛歸去戎馬惜離群謂惜

老子四十六章戎馬生於郊檀弓謂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謂惜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謂雨歇也山路時吹角晉志蚩尤

昔帝戰於涿鹿帝乃吹角為龍吟以御之

那堪颯颯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注華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公集至德二年夏

有休懷詩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公今被罪制放移歸鄜州而此詩乃云三川不可到蓋言三川遠而難到然不得不歸也

歸

路晚山稠

稠謂重疊也

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戍樓

言地經喪亂寂乎無人而

鳥集于防戍之接也

市朝今日異

言經亂而風物變也

喪亂幾時休

公傷今思古也 遠

槐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江揔在陳掌東宮書記去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

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按揔有自京南還尋宅詩云紅顏碎鞞浴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此詩云黑頭何耶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

食灯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酒綠正相親

綠一作色今將得酒對灯

花喜而獨酌也 醉裏從為客 為客得醉且以寬釋也 詩成覺有神 孔融薦禰衡於武帝

曰衡性古道 兵戈猶在眼 儒術豈謀身 軍旅未息武夫得志吾儒之道非可以居

富貴也按集有上韋左丞詩云儒冠多誤身是也 苦被微官縛 舌一作共公時為左拾遺也 低頭愧野

人 蘇武名李陵詩低頭

九成宮 唐志鳳翔府麟游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正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有醴

泉出命魏謚作九成宮醴泉銘序云九成宮則隋仁壽宮也冠山杭殿絕壑為地跨水架楹分岩竦闕高閣周

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造鑿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翠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

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求徽二年曰万年宮乾封二年復名山有九重故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 崖斷如杵 曰曾宮 屢風迴 曾古層同迴一作回 岌

業土囊口 岌岌及切業屢怯切岌業山兒土囊口謂谷口也張衡西京賦狀魏魏以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

盛怒於土囊之口 立神扶棟宇 靈光殿賦神明扶其棟宇 鑿翠開戶牖 謂鑿牖面林也

其陽產靈芝 以言其薦瑞也 其陰宿北斗 以言其至高也 紛披長松側

揭嶸怪石走嶸子魚列切靈光 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声候沾衣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隋楊元素為文

帝建仁壽宮規模鴻侈帝入新宮始怒曰素為吾倍怨天下素對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及獨孤后說帝乃喜謂素為忠 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隋文帝勞民築仁壽宮宮成而隋之天下已為唐高祖所有唐初與改為九成

宮玄宗常與貴妃遊幸焉玄宗樂一旦祿山變起遂巡幸蜀之不暇此亦安足保乎 雖無新增修尚置

官居守謂玄宗之時虽不曾修 巡非瑤水遠列子周穆王篇穆王升崑崙之

上觀黃帝之宮遂實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跡是雕墻後五子之歌

峻宇行陳 我行屬時危作來 仰望嗟嘆又天王守太白晁並

作狩天王乃天子也太白乃西方之星也謂肅宗至德二年天子鳳翔時也時肅宗未能會諸郡兵而討祿山豈非猶守太白乎天寶故

事上理兵朔方賊黨張通儒安守忠竊據西京有自安之意仲鋒虽盛然南止于武關北止于雲陽西不敢出武功山下撞撞得而无虞

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按公集有佚章評事詩云受詞

太白脚踏鳳翔云猶瞻太白雪贈賈嚴云晴熏太白巔蓋公北征駐馬望雲乎鳳翔時也八哀有云至尊守梁益贈闕鄉秦少府短歌行

云去年行宮守太白此皆紀前事也此謂
 天王守太白与春秋狩于何陽之義同也
 傷兩京之未復亦黍離
 詩彷徨不忍去之意也
 駐馬更搔首甫駐馬搔首蓋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

州作

趙夔云公行邠州贈節度使李特進唐史云特進邠節度李光進曾言云特進李嗣業也時李特

進守邠州甫既自賊窟歸鳳翔帝授以拾遺又有墨制許往鄜迎家甫遂自鳳翔趨三川便道經邠州以徒步

困頓不能前進遂作此詩贈李特進就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明公拍李特進時遭祿山之亂經綸康濟天下倘不藉李公英雄之姿撥定禍亂誰

能膺是任乎魏賀拔軌稱宇文泰曰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

能輕肥

是時公私匱乏羣臣粗得飽飯出入不能兼乘其餘可知按集有詩云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盡如棘是也論

語乘肥馬衣輕裘与朋友共弊之而无憾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

甫貧甚官卑只衣綠袍是時馬貴不能辦是以徒步歸家也

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

先同調

交一依心特進少年特達甫自言老大非其輩行然古人交契有忘年者不必論其老少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甫

雖向日不與李特進相識今一見傾蓋如舊亦不必論先同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

分評謂殊流雅鄭異謂此之謂雅俗矣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檜上追風驃

音檜歷馬槽也驃毗召切黃白色也言李特進檜上有驃騎疾若追風欲就假乘之而得見妻子也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

玉華宮

正觀二十一年於宜君縣鳳皇谷置玉華宮永徽二年縣廢宮亦廢為佛寺龍翔二年復縣隸

坊州今因之有故址在縣西四十里寰宇記正毀覆瓦餘皆葺亭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溪迴松風長

迴晉作洵謂溪之迴遠松風不歇也晉符堅慕近玉華宮臺前有溪曰醴醴溪蓋謂溪色如酒色之碧也

蒼鼠竄古瓦

郭璞曰鼠狀如小狐蝙蝠肉翅大尾頭脇毛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頰雜白也

殿遺構絕壁下

象言曰此詩人之深意也陰房鬼少青鬼火燐也人血

南子人血為燐許氏注兵死壤道哀端瀉謂所築棧道為萬

籟真笙竽

籟力帶切籟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特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纂曰秋色正瀟灑一作光美人為

黃土

夷人乃徇弄木備已朽為黃土矣陸高詩夷人婦重泉

况乃粉代墨假

列子周穆王篇粉白黛黑佩玉

環難正若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

魏武短歌行百憂從

來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冉冉無氣兒甫傷符堅安

在夷人化為黃土宮亦頽廢若此復自傷氣已冉冉猶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是以憂來坐草浩歌而揮淚盈把也天台賦嗟人生之

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北征

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鮑欽止曰至德二載公自賊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八公家在

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艱窶孱弱至飢死者有墨制許自

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作是

詩蘇軾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躰忠義之氣與秋風爭高可貴也黃庭堅曰此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也夢弼按後漢班彪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賦故公因之作北征詩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杜子將北征

今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

北征征行也

蒼蒼問家室

一作芒蒼

維時遭艱虞

虞一作危

朝野

少暇日

謂軍中公私不遑安也

顧慙恩私被

恩私者謂天子之恩及於甫之私門也曹子建聖皇

篇伯有官典憲
不得顧私恩
詔許歸蓬華
蓬華門華戶甫自言所居三川是也
傅長虞贈何劭詩歸身蓬華廬

拜辭詣闕下
一作奉辭
詣闕下休場久未出
雖乏諫諍姿
恐君

有遺失
甫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
有過失而欲諫諍之也君誠中興主
中于經緯固

密勿
密勿謂
龜勉也東胡反未已
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
慶緒已弑其父祿山而襲為位矣

臣甫憤所切
憤疾安史以
臣叛君也揮涕戀行在
天子行幸之所曰
行在時肅宗即位

靈武故以
靈武故以
行在言之道途猶恍惚
途一作路
言心憂也乾坤含瘡痍
謂戰傷
之吉也憂

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
阡陌田間道也詩黍离行邁靡靡毛
萇傳靡靡猶遲遲也玉篇南北曰阡

東西人煙
眇蕭瑟
言人皆避
亂无留居者曹植送應
氏詩中野何蕭條千里无人煙所遇多

被傷呻吟
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
時肅宗
在鳳翔旌旗晚明滅
謂
屯

兵以宮駕也
周礼司常
折羽為旌能
號為旗
前登寒山重
謂重疊非一山也其
激涉勞苦可知也屢

得飲馬窟
謂賊兵所經飲馬于此水也
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邠郊入地底
言陷于賊
也邠與邠

同昔公劉自邠
出居其封域
在雍州岐山之北
原隰之野於漢
屬右扶風邠邑
唐開元十三年
改關州為邠州
涇水中蕩

偏言兵又未靜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川曰徑的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猛虎喻盜賊言

賊可畏也盜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戴一依帶青雲動高興

幽事亦可悅事一作士非是甫從行在來蓮迤邐上洛過商山見菊花秋垂石戴山巔如車轍英感思四皓逃

秦隱居於此故可悅也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橡徐兩切橡實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

賦芳草羅生後漢李膺徙居新安拾橡實以自資晉虞摯流離鄆杜間捨橡栗而食或紅若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苦一作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恩或甘或苦同時結實穀物尚得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緬思桃源內緬彌充切遠也

亂之所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

足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行數十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見漁人大驚問

所從來具告之便要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邑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數日辭去既出詎太守說此

太守遣人隨注尋之條迷不復得路益歎身世拙南數身居亂世不能為桃坡陀

望卿時卿音享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東獵伊渭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
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公嶽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

僕猶木末坡陀高大兒時用家在鄜故用喜望鄜時而見其山石谷
送相出役心欲使至故先行已到水濱而僕從遲在大

禾也鄜時乃漢武祭祀
之田在鄜州以祀太一
鷓鴣鳴黃桑鷓鴣一野鼠拱亂穴夜

深經戰場深一作中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

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潼關哥舒翰所守忽為賊所破

乎異物鬼也秦地之民半為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君選將

可不慎故潼關乃京師之喉咽潼關謹守虽有百禄山其能破京城

哉甫深為哥舒憐惜也魏文帝与
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慟徒送切哀過

也悲泉共幽咽幽一作鳴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

背面啼垢膩脚不韞韞與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

圖折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朝陽之谷有

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皆青黃色又云丹穴山有鸞鳥其屬也

顛倒在短褐

短一作桓音暨小襦也言妻子寒凍以圖障舊綉補苴而為小兒短衣故波濤為之并綉紋為之移

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

老夫情懷惡

甫言不樂觀此也

嘔泄卧數日

數日卧嘔泄

那無囊中帛

那一作能

救汝寒凜慄粉黛亦

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擲學母無

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

鈿謂粉也

狼籍畫眉闊生

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甫是以取帛為衣解粉黛羅衾裯妻面復光女頭自擲以至抹粧畫眉皆

得其所豈意生還復見妻子中心之喜似忘飢渴然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翻思

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兒女喜父歸請問賊中之事憂苦如何復觀其鬚髮皆白競來挽引甫喜對童

稚虫被驕駭亦莫忍生噴喝之怒蓋念在賊苦宜甘受此亂聒復何嫌耶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

說

說魯作脫

至尊尚蒙塵

至尊謂肅宗也蒙塵謂暴露也左氏傳天子蒙塵于外

幾日

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袂氣豁

氣一作券言袂氣漸息天宇澄清也

陰風

西北來慘淡隨回紇

一作相紇或作回鶻非也後方請易回紇

其王願助順其

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時回紇以兵助順兵五千而馬方匹者謂

良將之用兵馬必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雁為騰破敵過箭疾過一作如聖心頗虛仁時議氣欲奪

時回紇以五千兵方匹馬來助天子討賊肅宗虛心以待之時議皆

以賊銳氣由此而奪蓋氣索必敗也或者又曰時議與音畢為害斯

奪也以氣欲伊洛指掌收伊洛一水指東都也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

蓄銳伺俱發旬一作可此正時議以為用家自有恢復中原之

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青徐恒碣皆東地之昊天積霜露

元氣廣大謂之昊天喻肅宗有威赫也正氣有肅殺肅殺陰氣之正也天子自有禍

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胡

奏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百餘里如兩足下垂敬地謹

驗兵書此名麗地血其下之國必且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胡命

其能久史思明傳思明夜驚據胡床唾唾憂問故答曰我夢胡皇

網未宜絕憶昨狼狽初狼狽喻國家多難失勢之時也

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 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事與古先別姦臣竟殖醢同惡

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姐當葛切古初謂紂之寵姐已幽之寵褒姒桀

之信任姦邪皆自取滅立不能聞悔過而誅奸惡去淫寵也惟肅宗知先朝所用多姦佞如任國忠寵貴妃致有祿山之禍中興之初首

誅國忠之姦惡戮貴妃之寵淫去夫夏商不能自去褒姒相去遠矣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以喻肅宗明斷再造唐室也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

桓桓威武之稱謂龍武統軍陳元禮扈從肅宗自建策誅楊國忠殺貴妃也 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

活 爾指元禮也謂元禮之言則唐之天下无復為唐有矣 淒涼大同殿 北曰大同門其內

大同殿 寂寞白獸闈 考之唐志无白獸闈之名宜假漢白虎門而

寂寞而可傷之也 都人望翠華 翠華謂以翠羽為葆都人望乎肅宗之收復京師也 佳氣向金

闕 金闕謂以金飾闕門妖氛闕 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缺 數色

類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謂先帝山陵皆畜神靈可以陰

掃洒之礼未嘗少缺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最爾之寇何足慮乎

行次昭陵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庸主指隋煬帝開汴河龍舟錦帆勞動生民是以民俗困疲也羣雄問獨夫

羣雄乘隙而起李問罪之師如李密之流馳中原與高祖爭獨夫如紂失道而無助也識歸龍鳳質天下太平歸

唐者以天命所在也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威定虎狼都謂太宗之取天

下先以神武定關中蘇天屬尊堯典父子天屬也謂高祖禪位於太宗猶堯之授舜也

神功協禹謨謂禹成厥功而書有大禹謨太宗佐高祖定天下亦以大功嗣位故云協也風雲隨

絕足雲從龍風從虎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並會隨馬足而奮也日月繼高衢喻太宗繼高祖之明也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老儒謂房杜之屬也直詞空戮辱直詞如魏鄭公

孫伏伽王珪馬周之徒也賢路不崎嶇言求言之路開廣而無壅也往者災猶降蒼生

喘未蘇調隋之亂蒼生僅存殘喘也拍麾安率土蕩滌撫洪爐謂太宗陶成率土和

氣重為太平也或曰天變未弭猶欲勤壯士悲陵邑顏延之拜陵詩云

冠終其寶幽人拜鼎湖幽人甫自謂得拜昭陵猶拜鼎湖也史記陵邑轉被青

既成有龍垂胡髯下仰黃帝黃帝上騎而去百姓仰望而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玉衣晨自舉玉衣謂典衣逐時整頓帝服也漢武故事高皇朝中御衣自篋中出弄於殿上及衣自上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押外鐵馬汗常趨

言神无所不游也天寶故事安祿山反昭陵奏石人馬皆有流汗

松栢瞻虛殿虛一作蓋塵沙立

暝途暝一作暗寂寞開國日流恨滿山隅鮑昭行路難君不見歌妓弄女今誰在高墳纍纍一滿山隅

草萊君不見阿房官裏雲霧雜其中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麻數歸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謂隋末之亂太宗輔高祖以起掃隋之暴故民

之謳歌天之麻數皆歸於太宗也孟子

謹歌歸舜故論語天之麻數在汝躬

風塵三尺劍漢高帝曰吾以布衣

不承戰武威言太宗能以文德繼承高祖偃武修文也聖圖天

廣大言規模宏遠也宗祀日光輝言枝葉茂盛也陵寢盤空曲能巖守

翠微翠微山抄也謂以能巖之土守山抄之陵寢也再窺松栢路還有五雲飛孝

援神契王若德至山陵則慶雲出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太始四年
區陵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
綵雲在松下
如車蓋焉

羌村二首

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按集
公有憶驥子詩曰潤水空山道又有窟窟鳳

荆詩曰山中偏村屋
比皆謂羌村寓居也

崢嶸赤雲西

謂返照雲
僕皆未也

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

千里至

歸客一作妻子謂曰暮時甫婦抵家鳥雀噪
聯婦巢皆相呼求其類况甫不來其妻子乎

妻孥恠我

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

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

更音平去声互也古樂府詩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昏短苦夜

長何不相對如夢寐

甫家婦家妻子相對喜甚故更闌猶秉
秉燭游燭未睡翻思前日彼此各聞死音之齊相對

恍然如夢寐中為首相覩取為只是夢寐如此或真
或否至聖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了无斧鑿痕

晚歲迫偷生

謂暮年自賊
中窟窟歸也

還家少懽趣

謂今還家猶為朝
假所拘須當還朝

也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謂以拾遺之
職所繫也

憶昔好追涼

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首慮昔開居之時常

涼今歸來風剪樹葉零落殆非昔日所觀之文是以撫循往事不若

今日百慮憂煎人也立示初年風物如彼罹亂以來世態如此令人

追思得無傷感乎賴知黍稷收一作黍稷已覺糟床注

糟床即酒釀也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一作忽客至雞聞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荆古若食水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所以養其廉也甫虽授拾遺

豚以自存所以救其死也故有豨雞之句也父老四五人問我父遠行手中各

有携傾榼濁復清酒之或清或濁各隨所携苦辭酒味薄

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童一作郎請為父

老歌艱難媿深情深一作餘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從舌

味薄以下乃甫寓意以諷徭役之苦民若此東征調東討祿山當艱

難之際酒味虽薄荷人情相愛之厚隣曲之情尚且如此况父子之

恩為如之何甫集有詩云請謂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時夕

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及是何父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

情乎四座候下而嗟嘆
深為朝廷誠意此尔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十園曰至德二年平祿
山誅慶緒未殄秋九

月賊猶屯京邑癸卯定京師公謂
急鳳翔北首廊路尚在兵戈中也

胡虜潛京縣

虜一作騎至德二載郭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緒
于豐水復京師慶緒奔于朔方此之謂潛京縣京

縣者謂京
師之縣也

官軍擁賊壕

壕胡刀切城壕也言
王師已臨賊境也

鼎魚猶假息

喻賊勢之必敗也南史仁暉與陳伯之書云首豪精武部落携勇萬方
當繫頭索即縣首葉街而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盛巢於飛幕之上

不亦危乎後僕來歎傳公孫述以
龍西天水為屬敵故得延命假息

穴蟻欲何逃

喻賊勢之必敗
也異死桓謙太

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鎗持藥乘自裝馬從埒中出緣机壓竈
將山道士令以佛湯洗所入処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

穴帳殿羅玄冕

以帳為殿而羅玄
冕言君臣聚謀也

轅門照白袍

言將士之
勇銳也凡

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謂之轅門周礼掌舍王行則設軍官轅
門洛中謠曰各軍天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梁陳慶之所統之

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又薛仁
貴推鋒破敵著白袍以白表暴

秦山當警蹕

謂肅宗在鳳翔也
崔豹古今注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秦制出軍者皆警
戒入国若皆蹕止也故云出警言入蹕

漢死入旌旄

謂衛兵往長安
也僕儀住凡歲

鳥獸者通 路失羊腸險 失一作濕言賊不能守其險阻也至德

南嶺地書太原 雲橫雉尾高 雉尾扇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崔

北九十里 有羊腸 五原空壁壘 謂長安賊

多用雉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 後漢志五原郡本秦九原郡武帝更名五原長安志長安万年

散風濤 謂關中寇亂漸平也關中記涇渭產灑傍高澗為關內

集有曰王師下 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 遊魂言賊雖生

爾輩必滅姑少寬貸之也魏明 乞降那更得尚詠莫徒勞 賊

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 元帥歸龍種 至德二載閏八月以

則乞降黜則尚欲令安賊既為 司空握豹韜 調郭子儀以司空為副帥按

馬元帥往收長安是 前軍蘇武節 軍一作旌前軍拍李嗣業以比蘇武也

司空恒王 左將呂虔刀 按前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欲

降之使牧羝北海上羝乳乃得歸武乃仗漢節牧 或謂李嗣業嘗為左陌刀將按晉中興書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

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量故相與也 **兵馬回飛鳥** 言兵氣之凌奮馬以衝激飛鳥而回也 **威聲沒**

巨鼉 巨鼉負鼎之物威聲之所加乃至沒之此言賊攝服之意也 **戈鋌開雪色** 鋌時連切說文小矛

也 **弓矢向秋毫** 向晉作尚 **天步艱方盡** 言艱難之運至此盡矣詩小雅天步艱難 **時**

和運更遭 言時和繼之乃否極即泰也 **誰云遺毒螫** 遺一作貴螫音釋蟲行毒也言賊必掃斥无

留其餘釋也 **已是沃腥臊** 想一作思言車駕 **神行**

羽衛牢 羽之肅安而无警矣 **花門騰絕漠** 花門乃回紇也按唐地理志甘州

册縣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十里至回紇衙帳 **拓羯渡臨洮** 拓羯謂安西也按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

居小君長孺主故地寡勇健者為拓羯猶戰土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十道志臨洮郡吐谷渾所處唐隴右道洮州也 **此輩**

感恩至羸俘何足操 時用朔方等女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騰渡而來助唐討賊然係羸之俘何足

執 **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

號家家賣釵劍祗待獻春醪 此与呂布殺董卓時事略相似也按後漢董卓傳魏王允

今之已布殺董卓百姓歌奔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衣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十一 四三一

收京三首 九月

仙仗離丹極謂大駕幸闕也妖星帶玉除謂祿山陷京闕也晉天

文除殿暫也須為下殿走謂避亂也世說管葛不可好樓居如

到反一作得非群盜殺之依九重居識玄宗好神仙也按封神書齊

人公孫脚曰仙人好樓居於是武帝令長安作蜃樓柱觀封泉作益

延壽觀暫屈汾陽駕言肅宗親征也莊子逍遙遊篇堯洽天下之

之陽官然聊飛燕將書言以詔命陳逆順以喻賊將可使之卒

城其天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曠蕪將睡將見書而自

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余謂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而依然七

廟畧謂漢謀建宗廟也更與萬方初更讀平古與民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西城傳漢武羽翼懷商老此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如商

甲李真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末俱入商洛隱地肺山秦滅漢高帝

子曰后周張良計使人奉太子書詞迎四皓至從侍太子入朝高祖見之驚曰頃公調護太子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為之彼為之輔羽

翼已成難動搖矣文思憶帝堯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稱宣政殿授

堯授舜也按堯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叨逢罪己日左氏莊公十一年

罪已其具宗能刻責奮勵猶有所仰望故也霑灑為膏膏霑灑一作灑弟甫初其衰老今觀南

汗馬收宮闕春城鏗賊壕鏗楚戰切言賞應歌杖杜杜杜勞還

歸及薦櫻桃歸一作福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

高調武人立功取富貴也僕田蚡傳蚡治宅甲諸第頽師功臣甲第

送喜言獻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無乃聖躬勞此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祿山為范陽節度所總皆漁陽突騎按地

郡後周置蓋范陽二郡唐為幽州天寶元年更郡名曰范陽范陽在山東山東今之河北也祿山反先曾河北諸郡至肅宗乾元元年收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圖捷書夕奏清晝同

王荆公河廣傳聞一葦過詩在衛風誰謂何廣一葦航之胡危命在破

竹中西百杜預傳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教之即之後迎刃而解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

方無限功陳壽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京師皆騎汗血馬

賊既收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獻其功也神迴紇餒肉蒲

菊宮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僕匈奴傳元帝元壽三年卑于來朝全足于上林蒲萄宮宴常

已喜皇威清海岱乾元元年二月安慶緒將以常

思仙仗過崆峒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南宗雖平海岱已足喜矣然孝思不忘上皇當時文宗聞

三年笛裏關山月周王褒

萬國兵前草木風自天寶十四年至收復兩京凡三

夜月明夜月明

露子外每听胡笳之聲臨風對月痛念阻隔關山益不思上皇去遠竄

西蜀不獲侍甘旨之奉耶按周王褒燕歌成王功大心轉小時

行无使僕地關山月惟有漠北蘇城雪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帝命成王為元帥總九節度之兵成王

收復之功雖大愈能小心翼不以功高自矜為可美也按代宗廢錄至德二年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元帥東伐十二月封

楚王乾元元年十二月徙封成王詩大明小心翼翼郭相謀深

古來少深一作猷郭相指郭子儀也子儀以至德元年十一月卒

品真宰相子儀回統敗祿山於河上唐官儀侍中中書令三省長官位一時為中書令也

司徒清鑒懸明鏡司徒指李尚書尚書氣與秋

天杳尚書指王思禮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浙歷与此氣與秋天杳其意同也或曰尚書謂僕固懷恩

二三豪俊為時出鵬冠子德方德千人者謂之豪整頓乾坤濟時了謂天下清平道路无東走無

復憶鱸魚謂東通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晉張翰博學翰字季鷹為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曰人生貴得適意何求數千里以

要君爵子遂命駕東歸時人號為江東步兵矣披集公有詩曰題江東贈南飛覺有安巢鳥謂南達荆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

是也詩越鳥巢南枝曹植詩願隨越鳥南飛覺有安巢鳥詩越鳥巢南枝曹植詩願隨越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言隨應還京師也星稀鳥鵲南飛言不安也

上皇帝授皇帝以傳國室此紫禁正耐煙花繞
耐與奈何謝希

至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
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
鶴駕通宵鳳輦備
翼或作過或作

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宴此漢宮關疏白鶴宮太子之所居唐畢珣中改太子左右崇掖衛

為鶴禁衛按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遊伊洛之間道士隱亡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

桓良曰生只我家七月七夕待我於縑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

不得到圣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
雞鳴問寢龍樓曉
龍或

子之駕曰鶴駕宮曰鶴宮禁曰鶴禁
又言成王滿晨省之禮也禮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

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前漢成帝紀

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尊其急召太子出龍樓內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內得絕乃度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文選

王元長曲水詩序儲后春者在躬出
攀龍附鳳勢莫當
一作攀

龍一作世喻羣臣依附天子也揚子淵騫篇
攀龍附鳳翼以揚之勤勤乎其不可及也
天下盡化為侯王
麟附翼

謂賊平還京論功行
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
賞尺封為侯王也

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竇

關中既留肅丞相

賊平帝以肅華留守故比之

以軍功自
有者也

子至靈武与杜鵑廟崔猗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幕
卿乃吾蕭何也前段高祖紀上曰填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蕭何

下復用張子房復以張鑄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高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唐舊書蕭昕与張鑄

鑄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之叟尔文宗擢鑄為拾遺至
德二年五月丁卯房琯罷鑄相明年五月戊午罷張鑄之儀狀環

偉好王霸大略善持土性簡徵起適遇風雲會將論成能感

重議論有蘇天下推服焉蔡寬夫詩話曰鑄雖史氏黨有王霸

會風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

扶顛始知籌策良大畧然當時為相收復京師不聞別

青袍白馬更何有喻祿山之乱已平矣南史侯景傳先是耶

敗乘白馬青絲為別欲以應識使後漢今周喜再昌謂肅宗

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寸地尺天皆入貢顏延年歌巨地稱皇密天

祥異端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帝王世紀西上馬暴

復道諸山得銀甕禮運篇山出器車鄭氏註器謂若銀甕丹

人不為非則銀甕出隱士休歌紫芝曲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

莫高山深谷逶迤避世之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方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

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詞人解撰清河頌紀實事也至

京而於七月嵐州合河開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兩日而變為收

張暢作田家望望惜雨乾乾居寒布穀處催春種

乃鳴鳩催淇上健兒歸莫嬾淇上謂衛州健兒軍之摠稱時

未歸也城南思婦愁多夢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三章言

故也安得壯士翻日車又梁淨洗甲兵長不用昔文帝當平

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又梁淨洗甲兵長不用昔文帝當平

不寶遠物賈誼循陳治安之策以為可太息慟哭誠以安不忘危

治宜念亂明皇惟恃治故至於亂今肅宗即位未久雖號中興正

宜刻勵以父為鑒而乃以祥瑞自多貪得遠物此賢人君子所為

寒心者也昔四皓逃秦意存南山歌曲曰紫芝宋鮑昭張暢皆作

諷肅宗者此比皆是復以為山林无逢比如四皓之逃秦者只蒙

搜辛甫獨以為未也甫意謂和氣未董陰陽尚多錯忤當春種之
月猶有兩乾之艱城南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而无憂故
云安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矣劉向論苑武王伐紂風雷
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謙曰此非妖欤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按謂至德二
年之臘日也侵

陵雪色還萱草毛萇詩傳萱
草令人忘憂漏洩春光有柳條作是縱

酒欲謀良夜醉良一作長還家初散紫宸朝長安志宣政殿叙
此曰紫宸門其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

脂盛以紅碧綠牙筒內有紫宸殿即
內衙之正殿

臘日賜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按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
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此門入於內殿賜食加白脂紅雪保
豆等又曰賜口脂膺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宣政殿在東內大明宮之中紫宸門之南長安志云唐

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御蓬萊蓬萊橫紫微殿此又宣政門

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左掖稱也

天門日射黃金榜

神異經西方有西明山有宮焉白石為階五色玄黃門有金榜崔融詩金榜照晨光劉鈞

起夕

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珮

微微一作霏霏曲禮主與

垂則目

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

唐志大明宮龍朔二

年始大章

雪殘鳩鵲亦多時

鳩鵲乃漢之觀名今公借言唐之禁掖三輔黃圖鳩鵲觀在甘泉宮

侍臣緩步歸青瑣

漢舊儀曰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西漢故事黃門郎夕拜青瑣閣青瑣門也以青畫戶邊

鑊中天

退食從容出每遲

時公為左拾遺故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晉羊祜傳嘉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

聞騎馬欲雞栖騎馬出左掖雞欲棲于時謂日之夕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戶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時用昭容二人以引朝也唐制昭容正二

品位九嬪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西陽雜俎曰今閣門有宮人垂帛立殿上以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云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晉康獻

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同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於殿庭至天祐二年冬詔

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掖集公又有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曰舍人退食收

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是也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景一作日

覆芳遇切謂唐宮苑庭列芳蕤春色之盛也晝漏稀聞高閣報

按集公有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散是也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唐制左拾遺諫

以閣之高而傳之遠也門下而門下省在東謂之東省公時為左拾遺故也按唐六典拾遺補闕八人左拾遺門下右拾遺中書掌供奉諷諫處從乘輿大則廷

議小則上封也
會送夔龍集鳳池
集一作到夔龍舜之臣也今取以爲喻按晉中興書荀勗自中監徙

尚書會令人賀之乃志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今謂中書疑
遂基命巖廊晉人華侈比之天上鳳凰池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
西海中四面皆弱水遶之鴻毛不可越其上鳳麟教萬成羣鳳麟蓋
非人間物甫詩言兩省供奉退班紫宸殿丞相出送槐鼎論道于中
書政事堂也晉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曰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
瓏結綺錢深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
多情響下伯王赴中書省詩躍鱗魚池中揮翰
紫宸裏西王母大有妙經旧海秦龍舟池浴鳳

送校書二十六韻
按唐書李舟字公度舟迎太夫人隴西人有文李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測者
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如出爲刺史廢猶李李肇國
史補李舟好事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
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則
其人可知故甫稱之

代北有豪鷹
代山名
生子子毛盡赤渥
渥於角
注騏驎兒
切注於

瓜切水名
兒一作種
尤異是龍脊
龍一作虎豪鷹驎
驎皆喻李校書也
李舟名父子
唐

書舟父岑爲
水部郎官
清峻流輩伯人間
妙一
好妙年
作少
不必須白哲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

謂賢士皆與之從遊也

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赫

輝一作輝

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

謂驚服也

江淹雜賦詩序熾眉

詎同兒而俱動於魄芳草益共氣而俱悅於竟

自恐二男兒

二兒謂宗文宗武也

辛勤養無

益甫自愧二子不若之也

乾元元年春

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始收復京師

萬姓始安宅

舟也衣綵衣

以李舟比萊子也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一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

兒歲於親前

告我欲遠適倚閭固有望

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

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

舟乃漢中人南

登高山而歸漢中也白華喻其行之繁也詩白華孝子之繁白也東哲補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

已見楚山碧

藹藹咸陽都

咸陽西京也

冠蓋日雲積

舟離京城冠蓋之士歲行藹然如雲之盛也西

都賦冠蓋如雲

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

太夫人乃舟之母不知何日抵家宴會諸親喜其歸

也汝翁草明光

汝翁乃舟之父也嘗為水部郎官後官儀中書郎起草奏事明光殿少中在唐掌制誥則中書

舍人也

天子正前席

言帝眷之厚也昔漢文帝前席賈生

歸旗豈爛熳

言歸旗不侈也

別意終感激言以忠孝自激昂也 頤我蓬屋姿謬通金闈籍關

作門甫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少自以書旨義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首蓋官廳乃得入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

既通金闈籍 小來習性嬾晚節慵轉劇節一作歲 每愁悔吝作

易繫辭主凶 如覺天地窄甫恐以慵懶見讓於禮法之士而得罪也 羨君齒髮

新行已能夕惕乾卦夕惕若厉无咎 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李

詩對酒不能喫 迴身視綠野慘淡如荒澤言臨別之際顏色慘澹有如荒澤也 老鴈

春忍飢哀號待枯麥飢鴈甫自喻也貧且老有資於俸祿也然甫與舟別正當春月自傷鴈非其時

喻年老日 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翻喻李舟妙年得志遇時也燕於斯時新采

方得其意故以况李舟絢練文綵言羽翻之新如剪文綵也 長雲濕褒斜斜徐無功後漢志右扶風武功有斜

谷又順帝紀詔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梁州記方石城併漢上七里褒谷其南口曰褒

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在劍閣之南鄭子真所耕在此谷口 漢水饒巨石江文通詩海 無令

軒車遲古詩思君令人哀疾悲宿昔 當老而有此別倘或來

遲无以慰衰疾益免其愁之思乎乃戒之之辭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翠鮑氏曰室或作巢其習亦羽雀翠

青羽雀異物志赤而雄曰翡翠而雌曰死邊高塚卧麒麟一作翠願師古曰鳥名別異非雌雄異名也

何用浮名絆此身浮一作榮絆音早繫也曲江舊時風景頗佳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人生七十古來稀尋對常七對十謂之句對也穿花蛺蝶深

深見見一作弄點水蜻蜓款款飛款款一作淺淺傳語風光共流轉

隋場帝詩傳語風光道先歸何處邊調相與賈亂莫相違矣此山且言同舍郎乎

暫時相賞莫相違

華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也

曲江值雨一作對公

苑外江頭坐不歸苑外者美蓉苑之北也曲江在苑之北水精春殿轉霏微

春一作宮桃花細逐楊花落一作桃花欲共梨花語黃鳥時兼白鳥飛

時一作仍此一聯揚白對桃縱飲又判人共棄判揚曹官切字

懶朝貞與世相違吏一作舍甫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頽朝无復顧惜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

衣蓋任貞如此然為薄官所繫未遂倉廩神仙之期至於老大悲傷不能拂衣而去也古樂府詩老大徒傷悲左氏傳叔向拂衣從之世說王子敬曰遠歎荀奉倩近愧劉貞長遂拂衣而去

曲江對酒公時在左掖

城上春雲覆苑牆謂芙蓉苑也江亭晚色靜生芳

林花著雨燕脂落脂一作支崔豹古今注燕支紅藍也水行牽風翠帶長行行孟切接餘也

龍武新軍深駐輦時新收京宮殿為祿山焚傷故肅宗唯深駐輦于曲江也按唐舊書百官志左右龍武軍

注太宗嘗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朔衛武后加置千騎中宗加置万騎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去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

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新制初明皇以萬騎軍從草
低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之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隸龍武本龍
虎唐始祖諱虎 芙蓉別殿漫發香 芙蓉死在曲江之南肅宗駐
芙蓉殿不可得也故繼以何時醉會為言或曰芙蓉 何時詔此金錢

會 金錢會謂博飲也開元天寶遺事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
結伴擲金錢為戲開元別記明皇與妃子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

新為限賽其元勳于地者以金錢為賞今里巷皆效之余按唐馬談
錄開元中都人遊賞曲江盛于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寮會于山亭

期太常教坊樂推此則金 暫醉佳人錦瑟傍 暫一作攔詔賜太
錢會者賜金錢為宴也

自有錦瑟調瑟 繪紋如錦也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長安志東
內大明宮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蒼蒼君子條弱柳垂

青瑣 宮殿籩青瑣門
往南宮餘見前 百轉流鶯滿建章 李吉甫用郡縣蓋
建章宮在長安

縣西二 十里 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染御爐香 共沐恩

波鳳池裏 鳳池
前住 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出掌絲

綸

考諸史賈至曾之子曾鳳閣舍人於睿宗末年及開元初再為中書舍人後為蘇晉同掌制詔玄宗傳

位時至中書舍人撰冊進彙帝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命冊又亦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

矣至頓首
嗚咽流涕

五夜漏聲催曉箭

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辰於戊故曰五夜箭乃漏箭也軍中傳箭以直更曉箭謂五

更初也

九重春色醉仙桃

重一作天宋玉九辨君之門以九重春喻言酒也謂入朝飲酒其色如仙桃也

按集公有八仙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是也漢武故事上於承華殿忽見青鳥集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

七枚母自噉二枚以五枚與帝帝食留核故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種也又東郡獻短人指東方朔曰王母種桃三

千年一子此子不良已三偷矣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

香煙撲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

禮衣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注言言出弥大也綸今有然齋夫所佩也餘見題注

鳳毛

于一作如有一作得池謂鳳凰池此美其父子為中書也世說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綬桓公令服從大門入桓公

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注大奴王劭也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
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謀奏之帝大嗟晉謂謝朓曰超
宗殊有鳳毛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千尋

埤辭移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垣竹埤梧皆長十

尋也洞門對雪常陰陰

雪當作雷以洞門對梧竹故常陰潤也蓋繼有落花鳴鳩之句乃深春時不應言雪

但傳寫之誤董賢傳重殿洞門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雷

落花遊絲白日靜

陰銓百花亭詩落花輕未

下飛絲斷易飄梁簡文帝春日詩落花隨燕入飛絲帶蝶驚

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

謬通籍

腐儒用謙辭其晚年自賊中歸謁肅宗通籍禁省漢書音義腐者爛敗言无所堪托也

退食遑回

違寸心

謂仕宦非其本心也詩羔羊篇退食自公自公退食

衮職曾無一字補

謂愧無忠言以

補天子之過也詩丞民衮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許身愧比雙南金

謂無以報國恩之重也古詩美人遺

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

門下省也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

之遊萬戶指宮中之門引列星之光而動搖也月傍九霄多謂月色之明傍於九霄喻親近天子之清光也不

寢聽金鑰聽音平聲聆也因風想玉珂珂上何切馬鞞也司馬光類編曰雀入大水為鸛鳴入海為

珂顧野王曰珂螺屬出於海潔白如雪色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唐車服志天寶中京朝官朝望朱衣袴褶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

制三品以上有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袴及珂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

如何數色角切類也四句意貫聽金鑰謂恐天子門開羣臣謁朝甫以封事欲來奏因風傳想朝馬寶佩之鳴故頻數問夜如何也詩庭燎

夜如何其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冠冕指言張司馬也南極指言南海之地文章落上去謂相國詔製文也

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在山居殿之西北此殿二面亦以三殿為名李

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李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捨翠翠微是

也李士直殿故詔從三殿去也碑到百蠻開百蠻夷狄之總稱也野館濃花發春帆

細雨來

言別之時在春也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鵲滿晴沙

鷓鴣古有切鷓子盈切鷓苦矣切鷓心力切

字正作鷓皆水鳥也爾雅鷓鴣注以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本草鷓鴣似鴨綠衣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

自知

白髮非春事

春事嬉遊賞斷皆年少之所宜故白髮則非春事也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迹

近侍謂為左拾遺也公平生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迹也

此身那得

更無家

謂前此一身轉從賊中歸家邠州常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還家故喜而言也

丈人文力

猶強健

丈人謂鄭八丈也文下圖刊作才

豈傍青門學種瓜

此勉鄭丈出仕未可李種瓜而

隱也水經注咸陽第三門本灑門民見其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之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此故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十道志長安故城東有青綺門門外即邵平瓜田也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鄭駙馬潛曜尚臨晉公主鄭廣

文度乃叔姪也至德二載秋駕還京除日流汚偽官度流台州公此詩作於乾元元年春時度已流而未行也

不謂生戎馬

老子戎馬注於郊

何如共酒不燃臍
都鳩敗握節漢臣回

伏漢即牧羊積十九年方歸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別離經死地披寫忽心登

臺重對秦蕭發見秦女善文蕭注

俱過阮宅來留暉
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送賈閣老出汝州

按紀二年九月即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節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中書省在月華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

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羅深
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儲岳秋賦賦云云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為授水部郎中云云九十九免死貶台州

鄭公櫛散髮如絲

莊子有櫛散材言不合世用

酒後常稱老畫師
慶善喜京常賦詩及又至百十明皇

御批号為二絕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時初復京師慶以汗賊敗蒼皇已就

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求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題鄭十八著作虔

台州地闊

一作僻

海真真壘永長和島嶼青
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

客一浮萍酒酣顛舞誰相拽
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

皇陵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
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

懷直道也雲新國用輕刑祗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朔蓋贊云云俗謂方朔為太白星精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蚤

偈仄行贈畢曜一云德之行篇中字亦依德之西征賦駢闐偈側

偈仄何偈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見一顏色自

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遊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日相遇今

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閑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

君雁識曉來急兩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馱許借我泥

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

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

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留花明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

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

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

西域傳烏孫使獻馬原得尚
漢公主云德近都王健女細君

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乃天一方遠托異國子烏孫王去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粉次居常土思弓心內傷願為黃鶴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

君王指白日

謂指白日以為盟誓也詩王風

謂言不信有如皦日

連雲屯左輔

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室也三輔故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

里見積雪

鄴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出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時殘害桑與麥故田夫懼也

沙苑臨清渭

沙苑乃唐馬監也郡縣圖沙苑在馮翊縣南東西八十里南北二十里

泉香草豐彙索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

一作或設正異作撒揆撒匹度

切擊也按練結切物也上林賦奔騰撒烈

胡塵踰太行

行立即切太行山名

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自太行山逆遷至京室胡兵雜居其內供給浩瀚賊斂愈急然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留于此原野轉加蕭索恐交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罽室自貽厥咎者也西都賦原野蕭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

按玉臺後集有曜詩一首

家貧苦官卑飢寒奴僕賤顏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調徒用切才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論文

笑自知流傳江鮑體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相顧免無兒謂公

與曜皆有子以傳其家李氏所謂無子也

酬子孟雲卿表郊甘澤謠陶峴彭城子孫也開元宅崑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二舟一自載一負客

二飲饌與進士孟郊深契口進士孟雲卿布衣佳遂入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江湖中號水仙按集公有

解閱詩曰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是也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莫怱怱

但恐天河落寓意祿山之亂恐朝廷傾覆也盃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

揮淚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維王維字摩詰累任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仰置洛陽自為給事中祿山大

宴歲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比自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許之下遷太子中允

自中允二子尚書右丞弟縉佐李光弼秋官侍郎維為右丞縉刺蜀維有別業朝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

從縉劔外按集公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
王侍郎詩曰登臨懷侍郎侍郎謂縉也

中允聲名又如今契闊深共傳收使信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使信率

官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以言如王維初以祿山之勢授偽命肅宗憐維釋其

死下丘為不比得陳琳陳琳為袁紹作檄謗罵曹公以曹公得

中允也一病緣明主魯言云維在賊時以稔下荆陽瘖予謂非

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三年獨此心此詩作於乾元元年也自

也孟甫自言其因思君之故而得肺渴之疾也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樂府有

為三年矣甫自言身雖窮困心未嘗忘君也頭吟古詞白

頭吟云嶺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鄭駙馬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古詩曰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涿樽須盡日

涿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白髮好禁春禁或作傷禁居吟切勝也石角鉤

沈休文詩憂來命涿樽衣破石菱用也藤枝刺眼新刺七亦切穿也何時占叢竹頭戴小

烏巾

昔王子猷好竹，備宅比目種竹。古詩：益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故甫意乃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

春畦亂水間

畦，奚奚主切。菜圃。

美花多映竹，好鳥

不歸山

託言獨在任途，未能拂衣林下也。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然閑居適

性不必村郭之異，儻奔走風塵，不能自已，豈足以駐顏乎？言衰者之年，公意欲與駟馬於暮年俱優政以自養也。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薄暮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長安志：紫微殿在蓬萊殿南。

曉隨天仗

入隨

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

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

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

西故云歸不同也。

君隨丞相後

趙使云：唐中書省初建黃門，少自裴炎中書令徙政事堂中書，參時補闕在右掖。

我往日華東

郭恩家住日華門東畔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綵紅故

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

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意內稱長短一云冷稱身長短終

身荷聖情一作明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詩烏得萱草三言蠲之皆在北堂母氏也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赴

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祖席飲餞也內贈一作帛擊偏重

宮衣着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淮陰京口比日江南地名春

隔雞人晝雞人宮中司曉者秋期燕子涼秋期還也賜書誇父老壽

酒樂城隍看書曾飢渴追蹤限一云恨淼茫虎頭金粟

影神妙獨難忘

虎頭維摩手相也金粟釋有金粟也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无錫人

因許八奉寄江盜早上人

不見舅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淡澆澆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

一作馬

傳碁局動隨尋

一作幽

澗竹袈

淡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夏日數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中街黃道之所經也

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上天又無雷無乃號令乖

易傳當雷田不雷陽德弱也

雨降不

濡物良田起黃埃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飛鳥苦

熱死池魚涸其泥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

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

古詩飢當食子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

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字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堯典曰永星火

炎蒸毒我腸

一作中

安得萬里風飄

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

爾雅夏為昊天江文通雜詩華月照方池

茂林延踈光

蘭亭記茂林脩竹

仲夏辛夜短

謝靈運詩惟苦夏夜短

開軒納微涼虛明見

織毫

陶潛詩夜景湛虛明

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

荷下可切搢也詩曹風荷戈與袂

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

執熱互相望

望協無方切勞逸之情人所同好惡也兵革以來兩曠失序南苦於早執因觀羽蟲夏夜飛揚而適其性

乃念彼荷戈之士執熱而不得一濯君天下者不能推好說惡勞之心與衆共之豈所謂為民父母也哉詩小雅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竟夕擊刀斗

刀音雕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至明軍不息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雉受之斗畫炊

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西域傳片候七百餘人五夜分擊刀斗自守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

體

甫金受拾遺書此被跡亦云貴矣然在於亂世逼側煩促不獲舒其志意不若還鄉整衣飲水而安於无事之為樂也

不如

早還鄉

古詩客行魚云

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

號胡刀切述士

卒之勞苦也詩
東山鶴鳴于垤

况復煩促倦

復一作懷張茂先詩煩促
每有餘陶潛詩簡棄煩促

激烈思

時康

思願天下平治征夫安居无復荷戈
鳴笳之困悴也蘇武詩長歌正激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十二